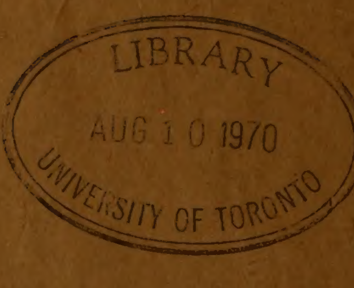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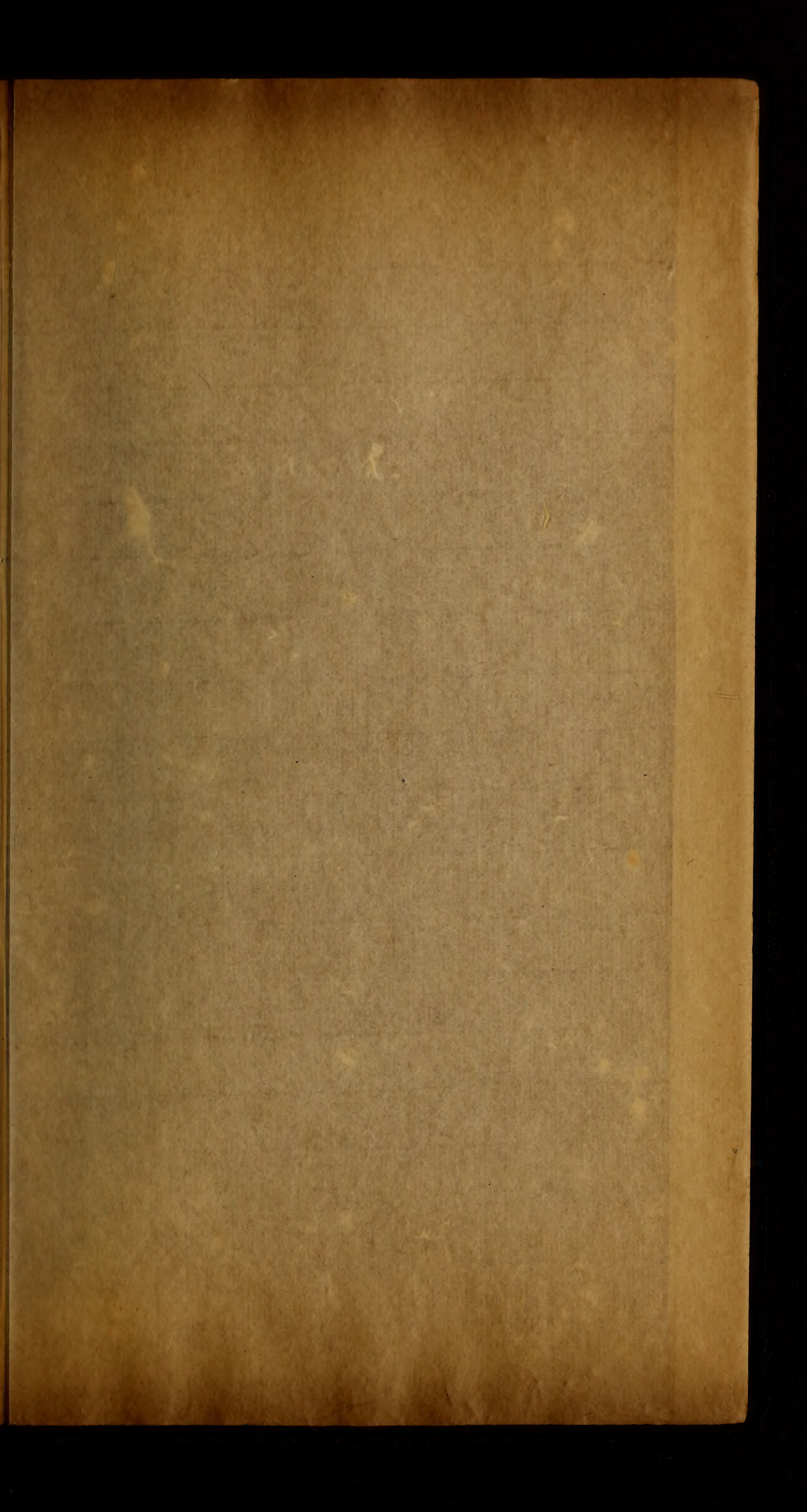

LIBRARY
AUG 10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漁洋山人文略卷三

新城王士禎字貽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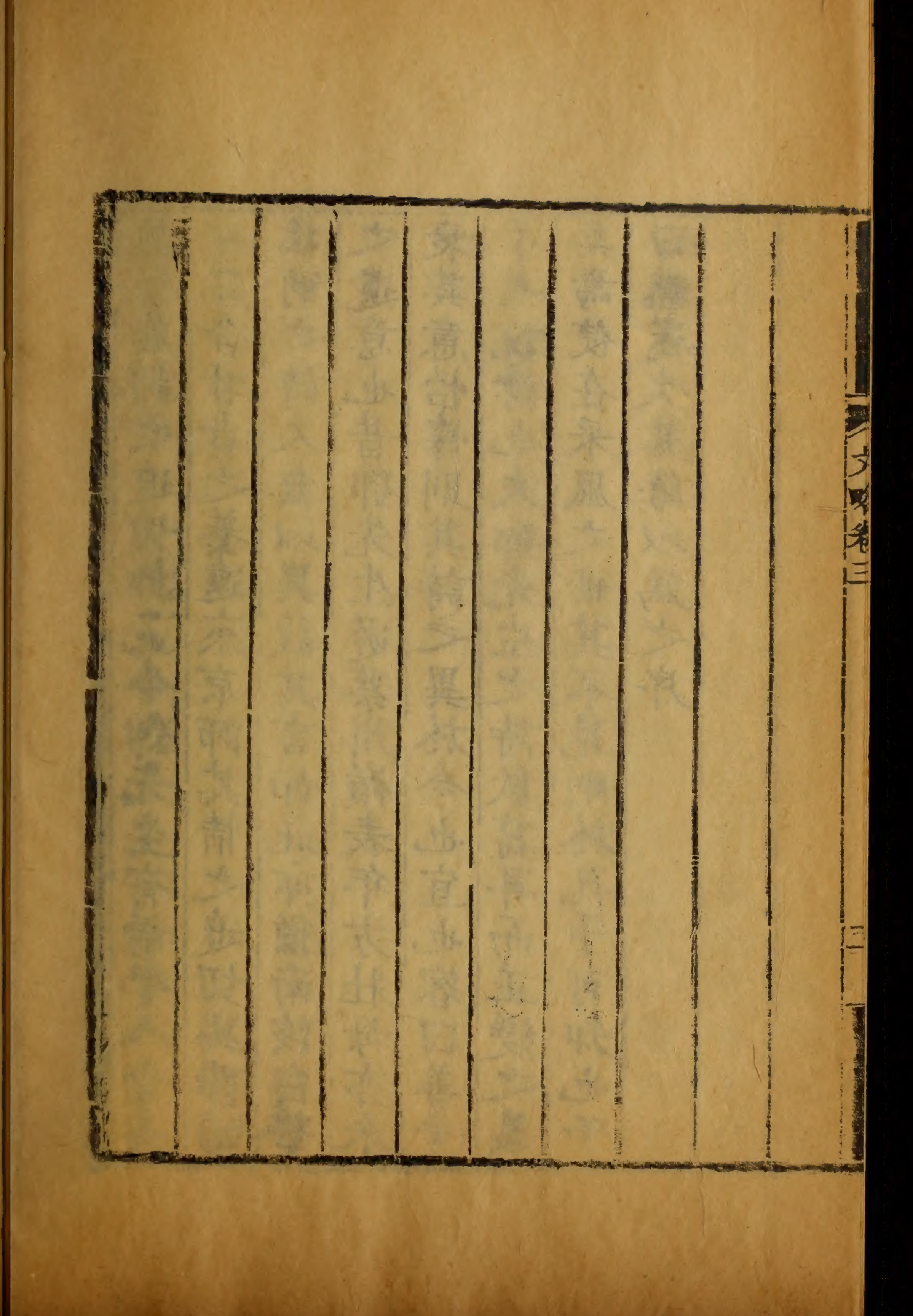
鄧孝威被徵入詩序

客問乎王子子曰鄧先生被徵入詩何其多楚聲也王子曰何謂也曰鄧先生昔嘗北遊蔡州南遊蕪表矣遠或萬里近或一二千里皆歷歲月之久而始歸顧其爲詩雕畫土風孳甲新意無幾微羈旅侘傺之色今

天子崇文治思得奇才異能之士備　顧問鄧先生裒然爲舉首待詔公車長安公卿大夫莫不喜

其來延致恐後且京師距淮南二千里置驛相望
地非遠於嶺南蔡州也鄧先生顧悵然若有不自
得者讀其詩又悽惋哀激類乎楚聲是以疑也王
子曰是三百篇之志也詩有六義正變不同而皆
本於忠孝之旨南陔白華孝子之所以養也武王
之時鄉飲酒燕禮則用之所謂笙入立於縣中奏
南陔白華華黍是也迨其後而陟岵鴇羽之詩作
陟岵之次章曰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
慎旃哉由來勿棄鴇羽之次章曰王事靡盬不能
[illegible]言之華[illegible]往役於外不獲養

其親其詞之迫切悲[illegible]此余鄭先生有[illegible]年八十矣一旦舍甘旨之養遠来京師其情之迫切與陟岵鴇羽之詩人無以異故其言如此亦猶南陔白華之遺意也昔鄭先生遊蔡州嶺表年方壯母亦未衰其意怡懌則其詩之異於今也宜也客曰善乎子之說詩也夫鄭先生之詩數篇耳而正變之義具焉使在采風之世其不見刪於孔子可知也予昭然遂次其語以爲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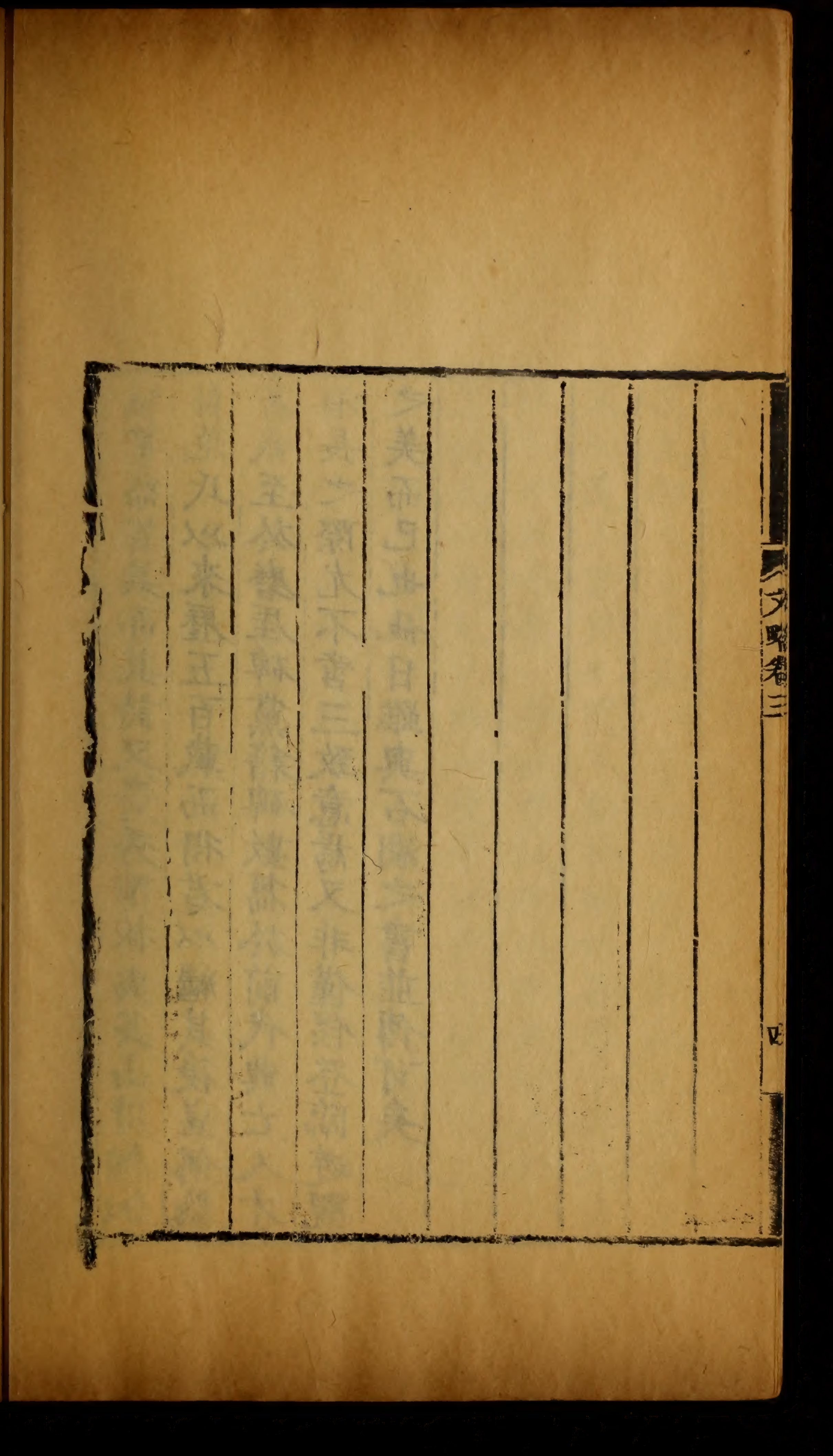


使粵集序

西粵介在五嶺外古爲荒服士大夫非遊宦奉使則不得至焉然其山川特奇秀峭拔甲天下而物産之瑰異若珍木靈藥犀象孔雀翡翠之屬率為中土所貴重故韓文公有遠勝驂鸞之句而石湖范氏至取其語以名其書其山川可愛慕如此然自唐宋以來爲流人放逐之地或者又謂其地多瘴癘風俗雜猺獞談者遂視爲畏塗間有高流騷士一至其地者卽才情筆墨足以發山川之靈秘狀草木鳥獸之怪奇然往往不勝其幽憂侘傺之

感若夫至而樂其風土巖岫既去而不能忘又取其風物土宜緝爲一書以傳四方若范氏者自唐宋以還不數見也門人翰林編修喬君子靜以康熙二十年冬奉　命典粵試往返半歲有詩若干篇編爲一通至京師以授予初君之被命也人或爲君難之君應曰否否予聞西粵山川舊矣顧遠在七千里外度足跡無由至焉今幸以
天子命往得盡攬湖湘桂海之勝固予志也於是聞者交嘆慕以君奇懷曠致爲不可及今觀卷中諸篇自洞庭瀟湘南嶽九疑以至零陵桂林諸名

蹟犁然皆具而其詩又奇秀陗拔與英山川相敵自范氏以來歷五百載而得君以繼其後豈偶然者哉至於磨厓碑黨籍碑數篇於前代興亡人才消長之際尤不啻三致意焉又非僅侈登臨遊觀之美而已也他日雖與石湖之書並傳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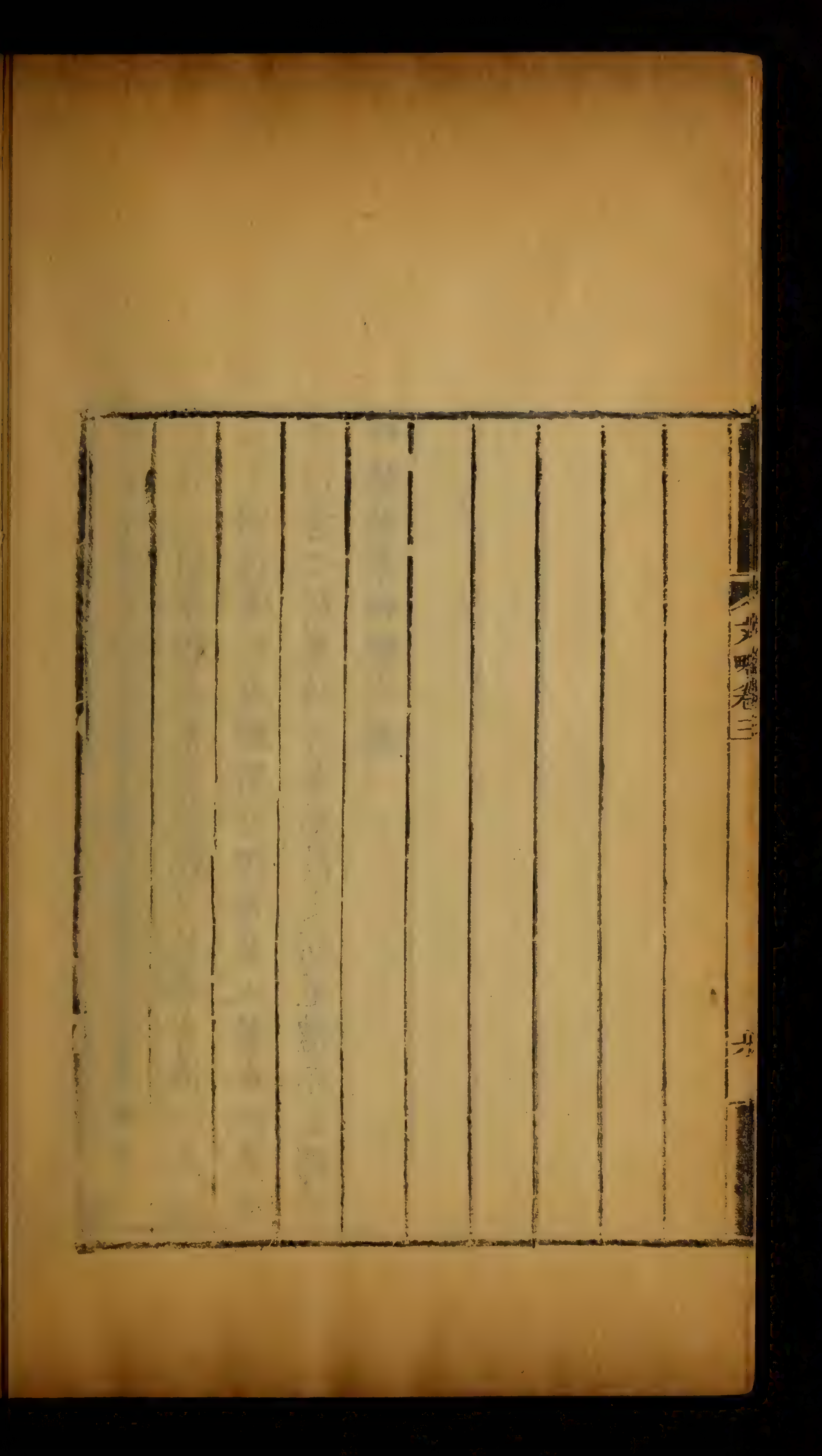


南征詩集序

皇帝御極之二十年滇黔底定冬十二月二十三日以露布宣示百官　大赦更始二十四日加上兩宮徽號遂以明年春遣部院府寺諸臣代祀嶽瀆海鎮前代帝王有功德者卽其陵寢所在以類祀焉同年大理少卿魏君實往湖南祀炎帝虞帝二陵旣畢事歸以道路所得詩若干首編爲一軸以授予　國家方值休隆昌熾之運武功克濯祀事孔明甚盛舉也其在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祭法曰法施于民能禦大菑捍大患則祀之此物

此志也君常爲御史備法從凡　朝廷因革民生利害知無不言前後章數十上湖南當瀕寇豕突之日被兵最早長沙衡澧又寇所盜據爲三窟洞庭之南五溪之北疾首蹙額日不聊生者自甲寅迄今近十年矣君舟車所至詢疾苦省謠俗率皆形諸詠歌以附於輶軒采風之義巽聞　當寧非僅如騷人遷客侈瀟湘洞庭之觀擷芷蘭杜蘅之秀已也於記有之曰誦詩三百不可以一獻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季氏遠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有司跛倚以臨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

事交乎階質明而行事晏朝而退孔子美之君以
忠信之質學禮有素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以奉觴
天子明德達於鬼神斯可謂得其人者也記又有
之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
呼於是集備觀之矣



東渚詩集序

宛陵諸梅自宋都官而後散居宣郡諸邑東渚之梅所居傍稽嶺俯臨大谿爲宛陵山水最佳處梅君子翔東渚諸梅之巨擘也少躭墳籍放意雲壑之間構一樓下瞰是谿谿水如環如玦遶樓徐逝毎當天籟忽發山雨欲來飛流濺沫之聲交集於耳畔今翰林侍讀愚山施先生取孟襄陽詩句名之曰滿聽且爲之記於是樓之名益著而君之詩亦因以傳夫詩之爲物恒與山澤近與市朝遠觀六季三唐作者篇什之美大約得江山之助寫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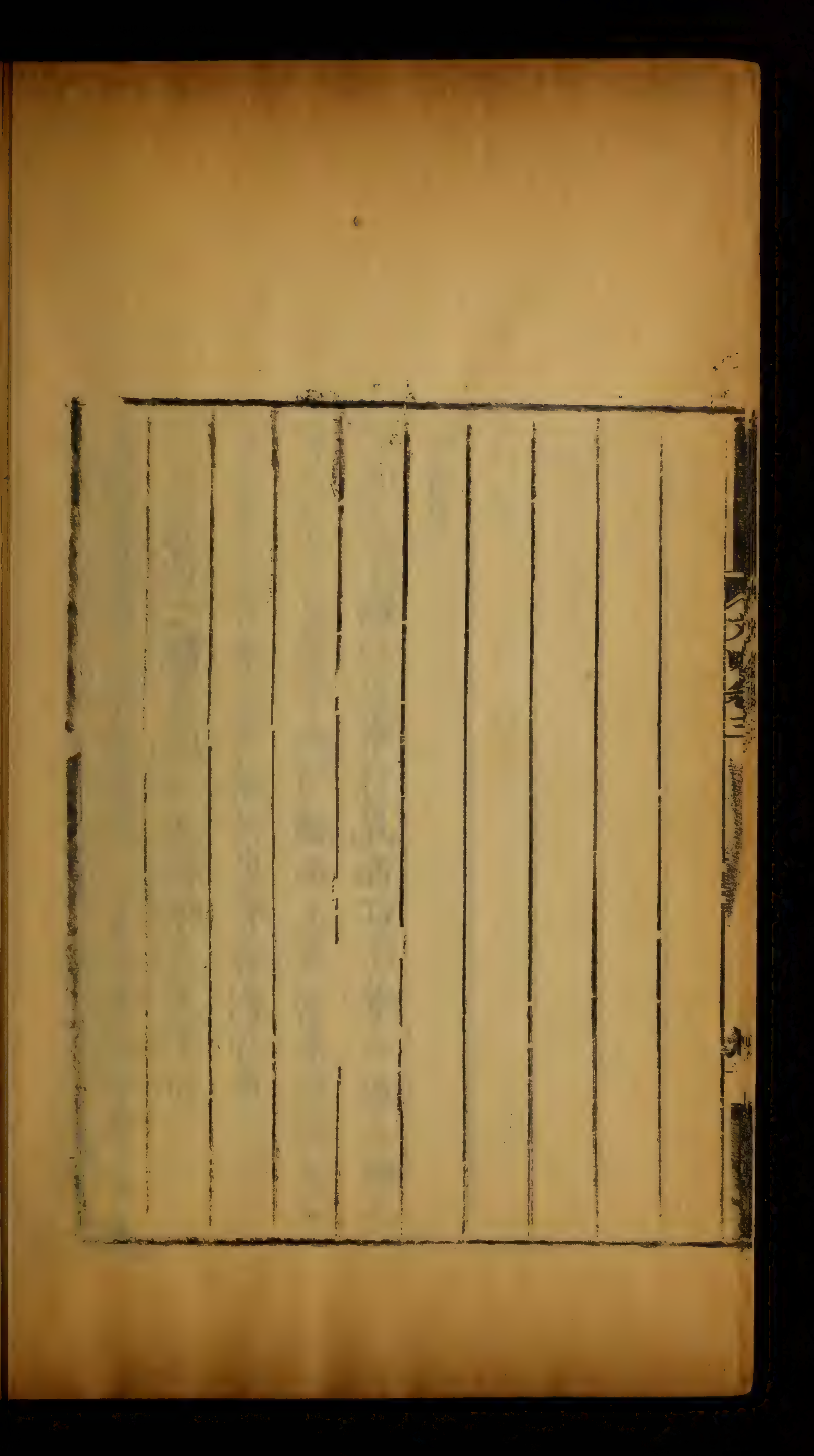
園之趣者什居六七君嘗東登日觀放於瑯琊之界西泝左蠡陟茈阜溯蕭江灩章貢禮靑原七祖道場而歸老東渚之上所謂江山之助田園之趣蓋兩得之宜其詩之風味澄夐絕遠世事讀之者亦如風之刁刁然而生水之激激然而鳴木石怒爭鞺鞳噌吰中如不平以際夫高車飛蓋紆組彩纓者其得失豐嗇爲何如必有能辨之者矣君與枉寄書文詞甚高予休沐少暇報書遼緩自分見絕於君而君意益勤因爲敘述其詩之槩如此亦聊以答君之意云

覽古詩集序

士君子平居讀書必明於古昔治亂得失之跡人才賢否之辨世運升降之由然後發於文章施於政事莫不沛然而有餘犁然而不惑猶以爲未足也則又必憑軾萬里歷觀古帝王聖賢將相之遺蹟自通都大邑名山巨川以逮叢祠荒冢金石斷闕之文所至憑吊其風流考訂其是非以發抒其氣而證其所學乃可以上下千古而無憾焉門人江子辰六之學淹貫古今予每與之論史事俯仰數千年如指諸掌早歲絕江淮泛洞庭南窮夜郎

盤瓠之鄉發爲歌詩浩落有奇氣茲覽古詩一卷則康熙丁巳適河東行役道路之所作也其地自楚而韓魏燕趙其世自皇古而唐宋其人自女媧軒轅而迄於司馬文正公凡爲詩如干首美刺具焉史家所謂隱而彰直而寬簡而明微而切者畢見於是矣聞之先儒有言有史傳之文焉有歌咏之文焉史傳之文以實錄爲主歌咏之文揚其善而隱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予嘗聞其說而疑之信斯言也則孟氏所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何謂耶今合江子之詩獨能以三百

藹溫柔敦厚之詞而傳於二百四十二年善善惡
惡之義後之觀者將以為歌咏之文乎抑以為史
傳之文乎晉唐宋間精於史者有劉知幾劉恕范
祖禹諸人其詩率無可稱而王孟高岑蘇梅黃陳
之流亦不聞以史事自見而江子兼之雖高視昔
人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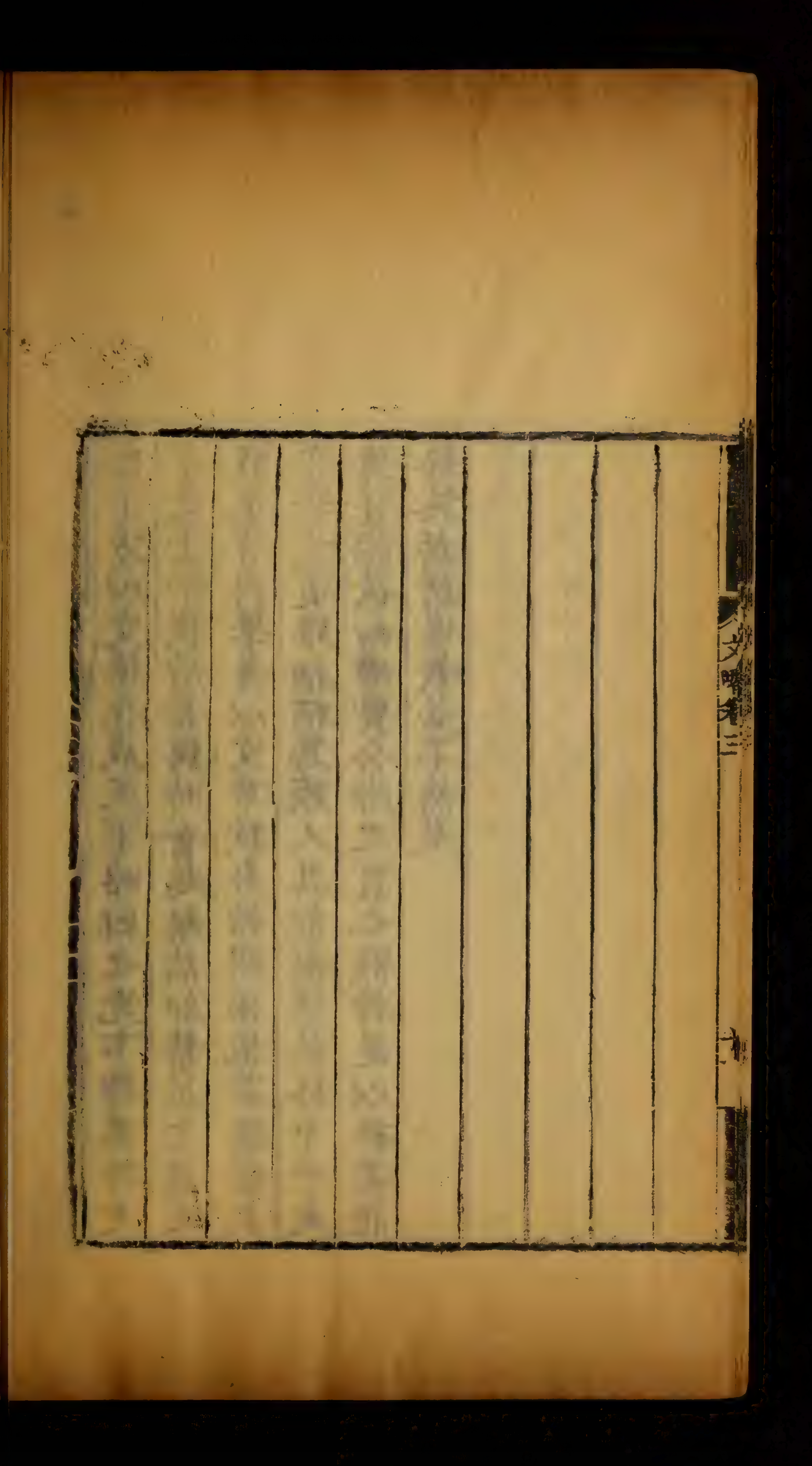


突星閣詩集序

崇禎中楚名士首漢陽二王二王者士乾懷人世
顯亦世其學湛於經術博綜六藝海内士執牛耳
者皆欲得二王蒞之而懷人有才子曰戩蔪然奮
頭角揮斥六合上軼旁出弱歲遊長沙題詩嶽麓
云不借直踏寒烟裏麝香獨遊亭午時予讀之已
嗟異繼是數相見於京師戩亦數因人遠遊在江
南寄予詩一編尤怪奇詼詭池陽山行之作馳騁
筆力過歐陽永叔廬山高遠甚在中州與河中吳
叟倡和頡頏上下既而遊滇南歸嵒歷下訪予西

城別墅流連累日夕乃出前後詩屬予論敘之夫詩之道有根柢焉有興會焉二者率不可得兼鏡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此興會也本之風雅以導其源溯之楚騷漢魏樂府詩以達其流博之九經三史諸子以窮其變此根柢也根柢原於學問興會發於性情於斯二者兼之又斡以風骨潤以丹青諧以金石故能銜華佩實大放厥詞自名一家桓君山有言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則必度越諸子矣今

陛下方以文德化成天下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夫學之士爭挾所長與時奮起粲然如繁星之麗天戩夙昔同學多以文章致身館閣獨抱其遺經長年奔走道路栖栖爲旅人其能無槩然於中乎夫薦賢能拔幽滯賢公卿之責也戩持是以徃其能終於無所遇哉必不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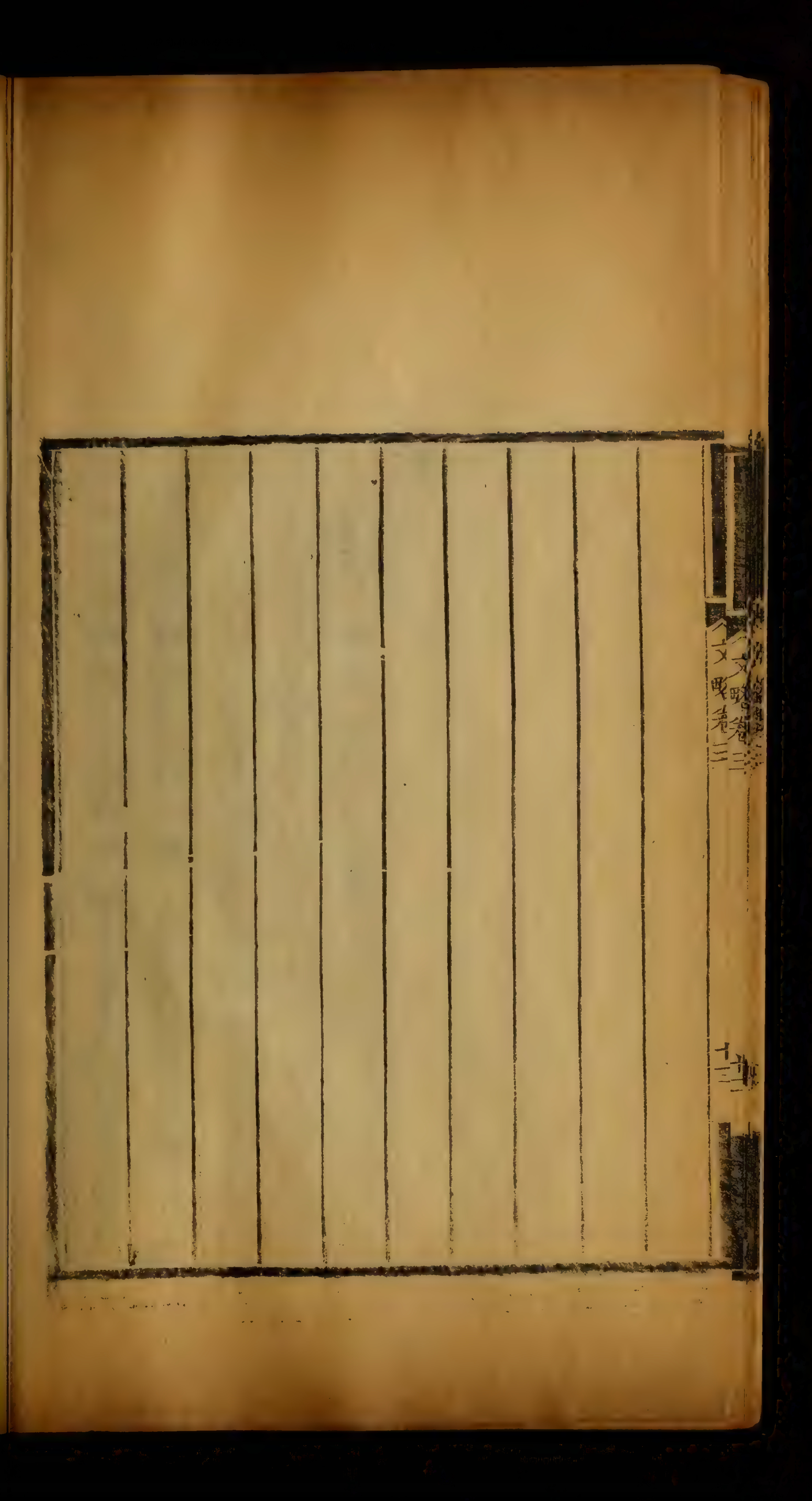


惇裕堂文集序

益都孫文定公以經術儒雅遭逢
世祖皇帝歷吏戸兵諸曹尚書
今上龍飛之初爰立作相在政府未久乞歸年甫
五十難進易退之風海內高之公子仲愚少承家
學九經諸史皆洞貫其源委發爲文章汪洋演迤
旁礴闓肆一時名卿閎人競折節下之惟恐不得
當也公家風澹泊諸子恭謹淸儉不殊後門單素
方仲愚名籍甚人謂旦夕取甲科致通顯公顧以
盛滿爲戒如晏元獻公不求恩澤王忠肅公不令

子弟妨寒士路者君自負逸才雅不欲以門蔭得官時又無如文潞公宋莒公之薦達故有才如君竟以逢掖終其身可嘆也洎文定薨未幾君亦遂鬱鬱以歿嗚呼世之憑藉門閥日飽粱肉厭綺襦紈袴而坐躋華膴比比皆是此固非君所屑意使其獲以文章致身如李文饒韓持國之流其所成就未可知而君竟困頓塲屋以死豈非命哉豈非命哉君之未歿嘗自定雜文歌詩爲悙裕堂集其兄孟滋傷其志哀其早世釐爲若干卷刻之蓋聊以慰君於地下而紓己之悲也君之文尤邃於六

經如春秋論尚書大序論補冬官序諸篇皆卓然可觀其詩爾雅深厚不緣不能使其得志發抒爲典謨雅頌之作將勒於鼎彝播諸金石否亦流傳旗亭樂府屏風團扇之間詎不能與古人爭勝尺寸而惜其漸就澌滅而無傳也是刻也又烏可已哉



黃渻詩集序

邵陽黃渻給事之歿也予方在黜墅聞赴哭之慟已而朱君載震以書來告曰邵陽師死矣其詩未刻者尚幾百篇載震請於其家謀刻梓以傳又請翰林朱先生銘其墓徵君姜先生文其碑先生與邵陽兄弟也又以文章道義相友愛傳邵陽者非先生而誰敢以請予攬書未竟嗚咽流涕嗚呼黃渻已矣雖百身曷贖乃猶有朱君者汲汲焉裒其遺文表著其行事以使有聞於後世又不必得之于黃渻何以得此於朱君哉夫朱君高義如是雖

微文章之名其人已邈然千載之上況乎其文章
之工也蓋予始知朱君以黃湄云比予官國子祭
酒而朱君適貢入太學日與其游處盡發其詩筆
數百軸益知黃湄非妄嘆者十年間在京師文酒
之讌予與黃湄及朱君未嘗不俱而朱君沂以事
予亦與黃湄無以異甲子歲予兩人先後使南粵
朱君獨留明年予報 命京師尋請急歸濟南又
明年而黃湄死矣人生聚散亦恒事而死生契闊
雖古之達人不能忘情而況予哉康熙戊辰春予
再至京師朱君已次第黃湄嶺海諸集鏤版以行

暇又以其詩來問序夫鍾期死牙生絕絃郢人逝匠石廢斤予尚能序朱君詩哉顧朱君詩實工萬澤潞紀行諸篇尤力追古作江漢之間其人率有屈宋唐景之遺風若朱君者非騷人之苗裔與漢儒於師友之際最篤若鍾興之受爵曰吾師丁恭而子然以侯桓榮崎嶇草澤何湯一言遂爲萬乘師語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漢儒之事師也顯榮之於生前朱君之事師也力圖其不朽於身後均以盡心於所事而已矣予既多朱君之義尤愛其詩因質言之俾後之觀者有所興起云爾君字濟

人載震名也楚潛江人

倚聲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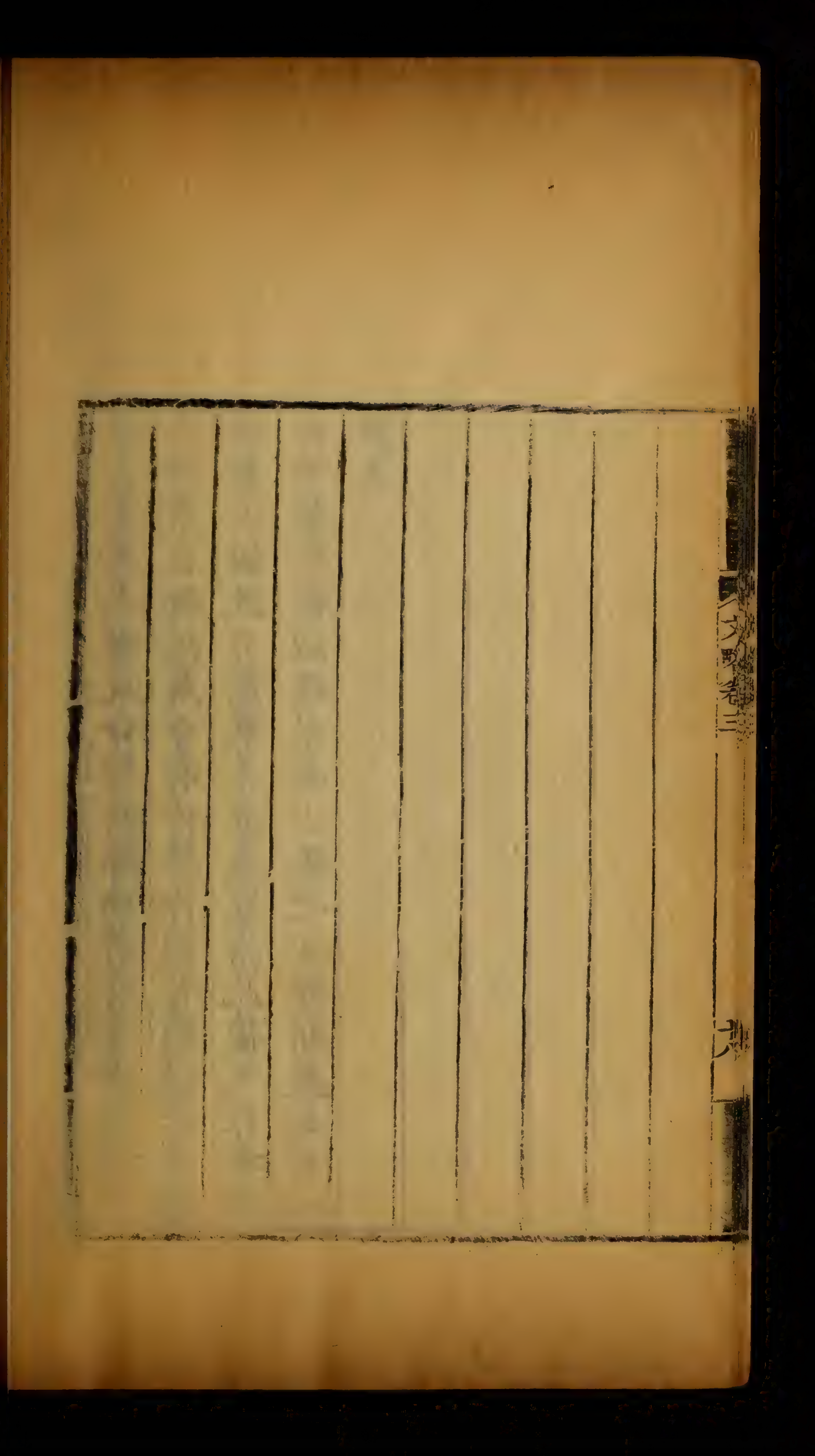
甚矣聲音之道詎不大哉古者歌詩三百五篇詩之旨意三百五篇之外可以被管絃諧金石者篇目猶衆特其聲弗傳耳然乎又考諸史記古詩蓋三千餘篇孔氏刪取三百五篇皆弦歌以合韶武之音則所謂歌弦之詩殆卽今所傳關雎以下正變之詞獨歌弦之法不傳而歌弦之詩固在也小雅南陔白華華黍三篇有其義而亡其辭孔穎達以爲此三篇在武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氏刪定有三百一十一篇遭戰國及

秦而亡由是推之則知三百一十一篇皆歌弦之文乃其聲自秦火而後闕軼固已久矣漢末杜夔號嫻雅樂而所得止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至太和中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僅鹿鳴一篇耳夫師曠覘風而識盛衰季札觀樂而知興廢非聲音之為道何以感人如此其深耶鄭樵考定漢魏以來樂府之詩自鐃歌鞞舞而下系之風雅郊祀而下系之頌聲三侯而下系之別聲大抵世代升降不同而聲音之道則一故樂辭曰詩詩聲曰歌尼父之刪詩也得詩而得聲者則列之風雅得詩而

不得聲者則置之逸詩善讀詩者由聲以考義古與聖人之志庶幾其不遠矣唐詩號稱極備樂府所載自七朝五十五曲之外不槩見而梨園弟子所歌率當時詩人之作如王之渙之涼州白居易之柳枝王維渭城一曲流傳尤盛此外雖以李白杜甫李紳張籍之流因事創調篇什繁富要其音節皆不可歌詩之為功既窮而聲音之秘勢不能無所寄於是溫和生而花閒作李晏出而草堂與此詩之餘而樂府之變也詩餘者古詩之苗裔也語其正則南唐二主為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極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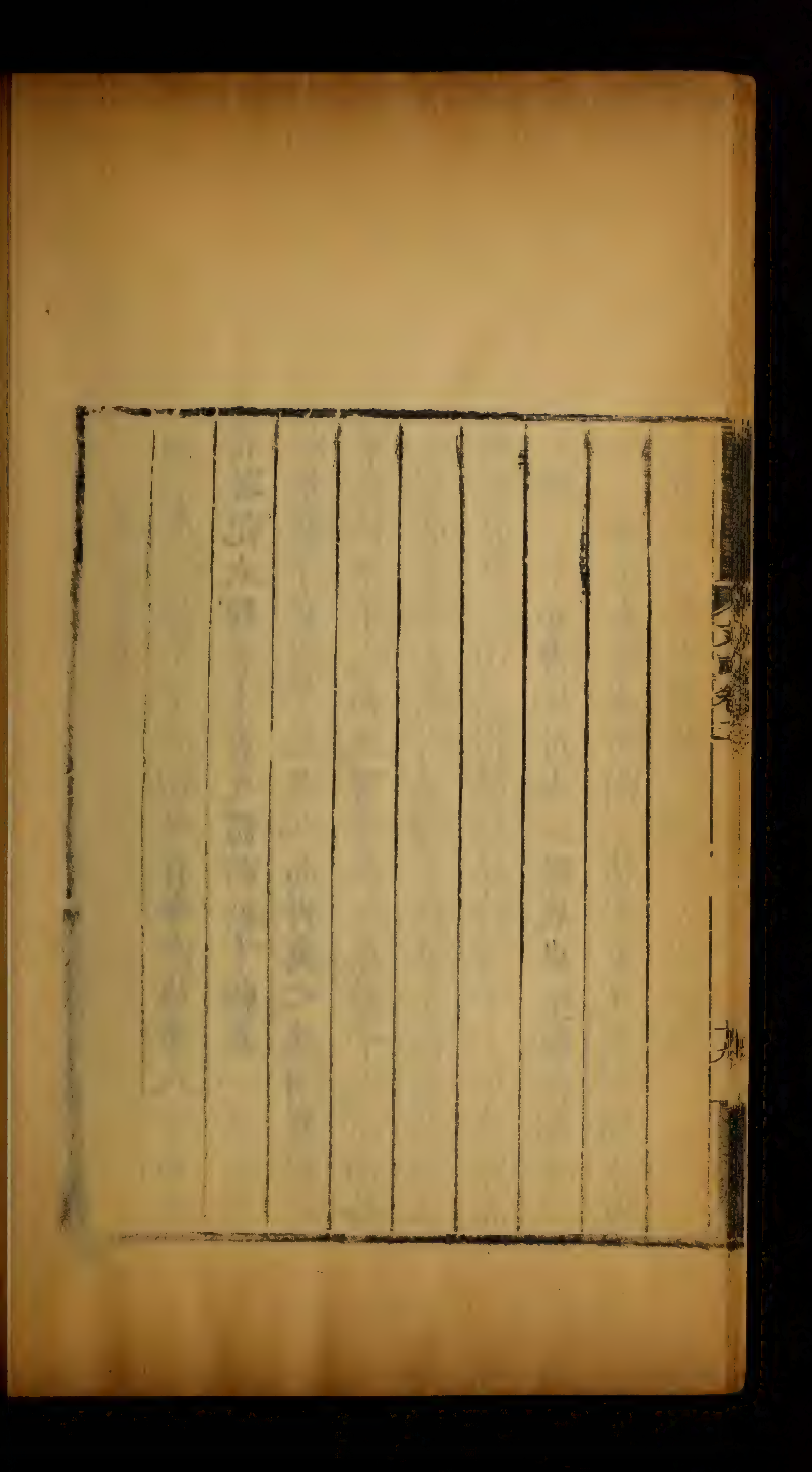
高史其嗣響也語其變則眉山導其源至稼軒放翁而盡變陳劉其餘波也有詩人之詞唐蜀五代諸人是也有文人之詞晏歐秦李諸君子是也有詞人之詞柳永周美成康與之之屬是也有英雄之詞蘇陸辛劉是也至是聲音之道乃臻極致而詩之為功雖百變而不窮花閒草堂尚矣花菴博而雜尊前約而疎詞統一編稍撮諸家之勝然詳於隆萬畧於啟禎鄒子與王子蓋嘗歎之因網羅五十年來薦紳隱逸宮閨之製彙為一書續花閒草堂之後使夫聲音之道不至湮沒而無傳亦猶古

歎芳之意也書成余曰[illegible][illegible]陸游有言唐自大中後詩家日趣淺薄會有倚聲作詞者頗擺落故態適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義取諸此後之作者將由音聲之微以進求夫六義之正變斯集也可以興矣



過江集自序

順治庚子仲冬予病初起有事于南蘭陵八日而還得遊記大題名七古近體詩四十編爲一通曰過江集程子崑崙予畏友也而得與之乘清宴理遊事延陵季子之高風陳修撰之忠節予之所尚論而服膺者也而得拜其墟里問其子孫覓其流風餘韻京口三山及招隱鶴林諸寺予十年夢寐而不獲一至而得放舟大江躡屐幽壑窮極烟嵐雲木之變態斯遊也可謂不徒矣家兄東亭懷京與之勝遂同斯遊得詩凡若干首附於後



入吳集自序

漁洋山在鄧尉之南太湖之濱與法華諸山相連綴巖谷幽窅筇屐罕至登萬峰而眺之陰晴雪雨烟鬟鏡黛殊特妙好不可名狀予入山探梅信宿聖恩寺還元閣上與是山朝夕相望若有夙因乃自號漁洋山人云是役也發朱方次雲陽抵吳閶歸經伯鸞之溪前後所得詩六十餘篇題曰入吳集



癸卯詩卷自序

嘗讀東坡先生集云少與子由寓居懷遠驛一日秋風起雨作中夜翛然始有感慨離合之意嗣是宦遊四方不相見者十八九每秋風起木落草衰輒淒然有所感蓋三十年矣故其述舊詩曰西風忽淒厲落葉穿戶牖子起尋裌衣感嘆執我手朱顏不可恃此語君勿疑別離恐不免功名定難期而其終篇則曰雪堂風雨夜已作對牀聲至陳州東府諸篇一則曰夜雨何時聽蕭瑟一則曰對牀定悠悠夜雨空蕭瑟子由答坡公詩亦曰誤喜對

林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予毎循覽惝然不能終卷然爾時方與諸兄讀書家園肩隨趾步未知此語之可悲也弱冠以來各以世網奔走四方回憶曩時家園之樂不可得然後知蘇公之詩之可悲有什倍於疇昔者蓋情隨事遷而感慨係之矣予以順治十七年來佐揚州中間與禮吉一别與東亭再别西樵自大梁過廣陵對牀一夕遂别於鑾江之上嗟呼予兄弟少無宦情同抱箕潁之志居常相語以十年畢婚宦則耦耕醴泉山中踐青山黃髮之約息壤在彼得毋笑是食言多乎是

歲癸卯西樵奉 命主雲州試事畢山東督學

之居揚州且四年矣除夕之偶編次一歲所作概存

書此



和蘇詩二集序

蘇文忠公在惠州和陶詩幾遍其自言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又曰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哉欲以晚節師法其萬一也夫以文忠公之爲人卓絕千古牢籠百代乃獨於淵明惓惓若此不勝其執鞭欣慕之意者何也及讀穎濱之序謂淵明不肯爲五斗米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辱終不能悛以陷於難乃欲以桑榆之晚景自託於淵明其誰信之始喟然而嘆曰文

忠之和陶也其有悔心與嵇叔夜詩云遠慚柳下
近愧孫登文忠之於淵明亦若是焉已矣夫文忠
兄弟生當宋慶曆元祐極盛之時仁祖賞其文至
謂今日爲子孫得二宰相神宗雖不進用其身宮
中每嘆以爲奇才異時宣仁述之至於泣下古來
文人遇合之奇蓋未有如文忠者公郎殺身成仁
以報累朝之遇亦其宜也故雖流離顛沛竄逐於
海外瘴癘之鄉至於百折九死而其氣不挫其與
淵明生當晉之末造自以先世宰輔不肯仕他姓
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故穎濱又云子瞻之仕其

出處進退猶可考也吾謂淵明爲其易而文忠爲其難淵明之不仕也楚狂接輿荷蓧丈人之類也文忠之仕也遲遲去魯之類也淵明子瞻易地皆然未可軒輊乎其間也龍雷岸太史嗜文忠詩有所抒寫輙取蘇詩次之一而至於再此何爲者耶豈欲師法其爲人亦如文忠晚節之於淵明者耶雷岸嘗以文章受 主知官禁近十餘載其遇合不減文忠雖左遷郎署猶得爲京朝官需次爲藩臬郡守文忠揚潁杭密諸州之政行次第而出之使世之人知文人負經濟古今一揆然則雷岸之

和蘇也其庶可無慚悔矣乎

送李東安序

九疑之山瀟湘之水山川之至奇者也而皆萃於永以圖經考之永爲州在楚粤之交去京師大千八百餘里東安爲縣又僻處永西偏百里蓋韓愈氏所謂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者當天下無事之時士大夫宦游常鄙其地而不欲往其或得之又莫不戚戚焉惟慮其去之不速甲乙以來滇逆發難乘牂牁五溪之險銜枚北驅長沙守臣聞風奔逸賊遂踞有湖南六郡二州薦食荆岳旁擾諸鄧江漢洞庭列戍相望阻聲教者五六年所矣西

粵二三叛帥復顧競起乘間抵隙膠牢固結遞相
倡和衡永之閒直其要衝井潭木刊城郭爲墟一
旦天厭戎首表裏橫決諸王公將軍仰稟　廟謨
疾搤岳陽遂蘇長沙楚角之粵掎之不百三十日
而湖南千里之地復歸於職方先是
上察督撫題授長吏滋爲弊叢既下湖南遂以銓
除還之吏部於是李子鄴臣得永州東安令以去
或曰以李子魁梧雄俊之才宜爲緊望縣庶展其
賢今吏東安是棄之也李子不謂然今天下吏治
病亟矣頭會箕斂僕遬詰盜法令牛毛夫吏誅求

無藝不得已則仇百姓以賂之[illegible][illegible]蓋有[illegible]不[illegible]
勢使然也東安遠在西南數千里肅脫兵革法令
簡易又其大吏率在兵間其尊貴宜稍殺所賣切誅求
宜稍衰凡有瓌異非常之材得自表見民間疾苦
得便宜除去是數者視畿近令爲何如李子得此
可以賀矣若夫瀟湘浯溪九疑岣嶁之奇與夫昔
人所記西山黃溪諸勝皆在跬步登臨之餘後[illegible]
歌詩以抒寫山川之興李子數暇優爲之不復[illegible]

漁洋山人文略卷三

漁洋山人文畧卷四

新城王士禎字貽上

遊鷄鳴山烏龍潭諸勝記

康熙甲辰六月閏立秋酷暑二十日稍涼遂登輿尋鷄鳴山烏龍潭諸勝飯後循秦淮過覆舟山陳霸先與高齊大戰即此地也山連鍾阜之尾西接鷄鳴臺城逶迤介兩山之間下為白門登鷄鳴寺下瞰臺城俯臨十廟原野蕭瑟林木蒼涼悲風[illegible]蓬西日欲匿寺始於晉永康間即南宋雷次宗開館齊竟陵王子良抄四部書處齊武帝射雉鍾山

至此聞鷄鳴故又稱鷄鳴埭矣禮誌公像登埭望
後湖湖亦號昆明池故明貯天下版籍之所今[illegible]
者弗禁夕陽頹澹野水縱橫中惟荷葉田田千頃
鳧鷺將子十百成羣唼喋波間而已十廟皆在山
麓帝王廟尤荒闃童豎數人眠於輦路羸馬臥[illegible]
齕草堦下為太息久之自此東南行取小徑訪烏
龍潭山路紆曲數迷失道由錦衣倉歷嶔崟二里
許步趾漸高忽見風帆檣櫓若在足下洪濤動前
即大江也小憩靈應觀[illegible]山光濛
濛一碧芰荷[illegible]名士寓

之丁菌生之流皆居此飯罷由石城澗取道冶城

卞祠以歸日下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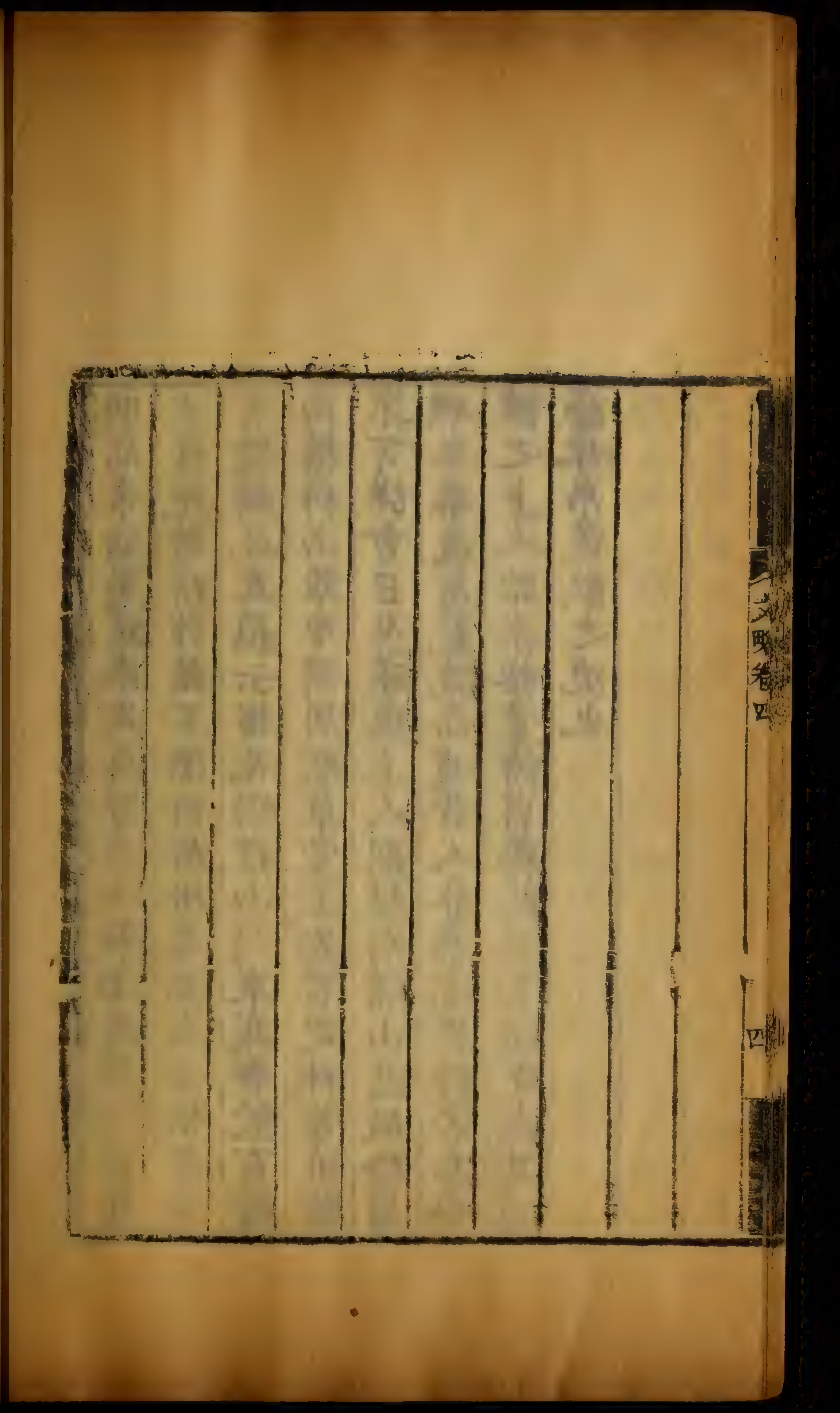


遊鍾山靈谷寺記

遊雞籠龍潭之明日遂往鍾山過青溪拜卞忠貞公祠祠有夫人血影石出通濟門經天壇壇已[illegible]彌望蔓草縈烟而已沿鍾山行屢有向背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雲日明晦誦沈隱侯于雲非一狀蘇端明峰多巧障日之句嘆其極工按江左時刺史還任例[illegible][illegible]松千頭山在六朝故多林木勝國爲陵園地龍鱗虬鬣彌遍山谷上陵者行寒濤天籟中不復見山今十九供樵爨矣寺燬於乙酉丙戌間惟無量殿寶公塔存上人於南靈隱谿堂師法嗣爲言寺[illegible]

之由乘願而來欲以十年重興初地午浴樓下[illegible]
後函屏風嶺風逢逢自絕壑下林木颯然有聲[illegible]
方丈畢偕上人觀景陽鐘禮寶公塔于登焉上[illegible]
不能從問三絕碑亦燬於火三絕者張僧繇畫[illegible]
公像李太白贊顏魯公書也寺舊有誌公[illegible]
履吳道子畫折蘆渡江烏巢佛印三教畫壁[illegible]
見惟頹壁數版丹青漫漶如天吳紫鳳顛倒[illegible]
而已稍東爲說法臺址旁鄔八功德水榛棘蒙茸
無復涓滴南爲琵琶街僧鞋拊掌隱若弦絲之音
殿前有巨鐵鑊大吳字上人謂[illegible]

明高帝初定建康爲吳國公八年[illegible]
未改元時所作然不識何所用之上人云相傳[illegible]
有蛟鑄此爲鎮云梅花塢在山門東寒香數百樹
尚横斜山翠中問周顒草堂王安石定林舊址皆
不可詳會日夕遂與上人别樵唱滿山悲風騷屑
澗水潺湲屢亂流而渡昔人登樂遊原詩若爲今
詠之上人貽余谿堂詩自蔣陵至青溪遂盡其[illegible]
湯休帛道猷之流也



遊金陵城南諸剎記

廿二日自烏衣巷出聚寶門遂造報恩寺寺[illegible][illegible]長干寺明金陵八大寺之一也龍象巨麗甲諸剎登九級塔俯視金陵城闕旭日飛甍參差可見西瞰大江南望牛首東面蔣山紫雲丹巘出沒烟霧鬱作龍蟠近眺秦淮青溪三十六曲才若一線雲逢逢起腋下烏俯其背忽憶唐諸公詩塔勢如湧出連山若波濤所謂眼前有景道不得也僧言順治戊戌龍起塔中塔震壞有田姓兄弟四人不用一繂一木數日而工成於最高欄楯上步立旋卸

飛鳥殆蒙莊所稱伯昬無人臨百仞之淵背逡巡
足二分垂在外能外生死至人者耶天界寺在聚
惡東南人家沿溪居多以略彴通出入松栝蔌古
篁竹幽邃後爲鳳山碧峯寺即唐翠靈寺以碧峯
師易今名洪武中師出使西洋今十八沉香羅漢
猶是西域物萬曆中崇川顧氏竊其一以新刻易
見怪異還之乃已寺僧出正統十年賜藏經勅諭
墨澤如新迤邐登高座寺秋草滿庭闃無人跡還
憩王謝庾卞之風爲之慨然邁游將軍廟廟祀晉
豫章內史梅賾賾字仲真嘗進孔傳尚書[illegible]

景二公祠方祠舊在岡上古木未亭創香本[illegible][illegible]章國初郚某者來作令盡剪伐之亭與祠並圯今亭祠皆徙而北雜松數株殊失古意景公陝之真寧人靖難時十二族並死事最烈壁上陽羨朱君一詩頗奇今記於此慷慨誓死心不移欲死不死將何爲欲揮豫讓橋下劍欲操博浪沙中椎衣緋如火如衣衰懷刃如雪甘如飴疾行犯駕氣何壯千秋萬世當如斯誦之勃勃有生氣可以廉頑立懦也考革除之際以身殉國者自勛戚大臣下至樵夫門卒之流凡數百人人才之盛古今無與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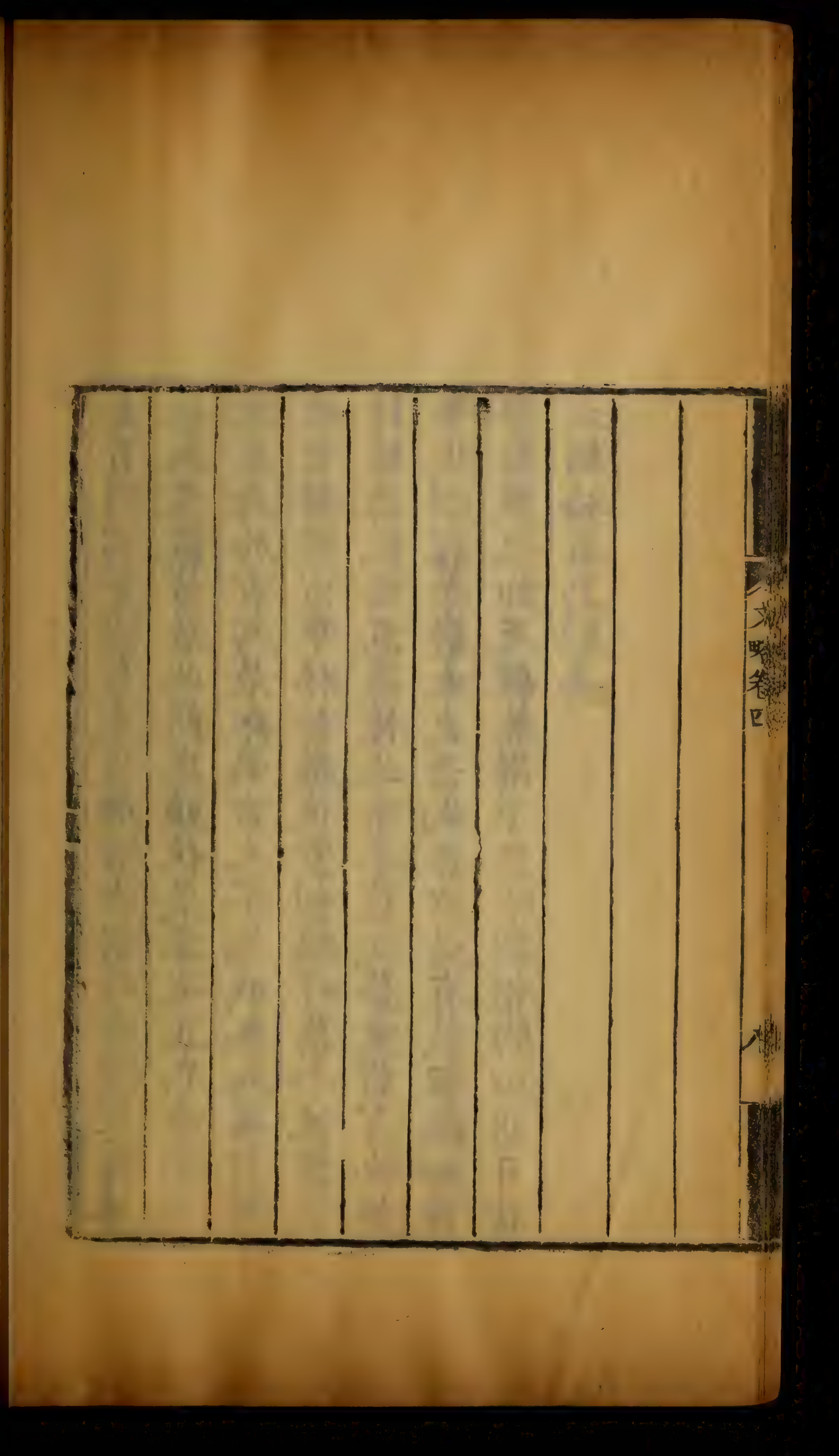
雖功名如三楊不免射鈎之耻得與諸公朽骨爭千秋萬歳之名哉

遊瓦官寺記

金陵城西南隅最幽僻處古瓦官寺在焉鄧太史元昭招余結夏萬竹園園與寺鄰喜勝地落吾手也時方燠甚忽雲葉四垂雨如屈注淮水暴漲三四尺高柳清溪御風以往至鳳遊寺即上瓦官也按葛寅亮記云寺一更於昇元再廢於崇勝戒壇洪武初蕩然無存其地半入驍騎倉半入徐魏公族園萬曆十九年魏公慨然布金遂復瓦官昇元之舊殿左空圃有土阜高丈許上多梧桐林即古鳳凰臺址今寺去江遠甚臺僅培塿不可以望遠

太白詩所謂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官閣故蹟滄桑不可復考太史謂瓦官舊在城外瀕於江明初廣拓都城始入城内云稍西南爲下瓦官寺藤梢橘刺數折始得寺門淸迴視上瓦官不啻過之寺有唐幡相傳天后錦裙所製錦作淺紺色雲龍隱起四角綴十二鈴陸龜蒙古錦記云瓦官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武后錦裙一幅今羊車不可見而此裙宛然又志稱師子國玉佛戴安道佛像顧長康維摩圖爲此寺三絶皆化去老狐看朱成碧以此狐媚世尊勿乃不可顛千載而下

金石同壽事固有不可解者六朝時名僧支道林法汰之流皆居此顧虎頭伏曼容宅正在寺側風流弘長於古爲最殊恨古人不見我也入萬竹園飲青嶰堂出華林部奏伎堂側琅玕萬个流雲欲歸蟬鳥亂鳴意高枕此中不復成夢堂前有池如半規烟霧葶鬱太史云池每夕必有氣絪緼輪囷登閣望之如疋練然漏下三十刻相約以明日訪六朝松石乃别去



雨登木末亭記

廿四日爲家兄西樵禮佛長干薄暮入寺然燈九級塔塔皆五色琉璃陶埴成之表裏瑩徹篝燈百四十有四放大光明不可思議禮佛畢飯休上人方丈夜宿北軒窗外鴨脚參天下蔭十畝中夜風起聞雨聲灑葉上與簷角瑯璫相應覺枕簟閒蕭然有秋意晨起盥櫛僧院中梧桐得雨青覆簷霤盆山石菖蒲數叢勺水渟泓蒼然可愛南入高座寺訪山雨上人時晨雨方零空山寂歷宿鳥鬪剝啄聲撲刺驚起坐僧樓汎覽壁閒衲子詩有鳥鳴

山寺曉之句賞其幽絕冒雨登木末亭四顧烟氣蓊鬱縈青繚白城闕峰巒江渚林木皆入空濛雌長干塔百仞聳立亭左東南望鍾山影髣髴天外蜿蜒而已山頭松栢數十株疎密皆有畫意近俯長干諸刹樓臺丹碧明滅烟雨中他日得一節一莽足跡徧南朝四百寺足了此生矣嘗觀南宮筆墨輙悠然遠想今乃恨不攜米顛來潑墨數斗盡收烟雲入奚囊耳雨濘甚輿人數促迫遂由景公祠而西觀無礙居士碑抵青溪水榭猶覺烟雲盪胸急索筆墨追記之

夜登弘濟寺觀石壁記

自六朝園出石城門登舟暮泊燕子磯山氣蒼[illegible]漁燈舟火與星河上下新秋雨歇江沱晚涼遂登弘濟寺入石闕兩崖奔峭如行楚蜀峽中石磴紆曲繚絡江滸謁八難殿東炬觀蘇米長江巨石四大字勢欲飛去僕舊泊燕子磯得句云長江巨石想飛動意取諸此復觀明潞王敬一畫蘭喬恭簡公宇廬陵段朋格篆書七言詩諸石皆嵌巖谷間遂登觀音閣閣背負絕壁三面瞰江憑虛結構宛然蜃樓從江中望之不殊乘蹻御風矣閣中怪石

林立如青蓮花環遶佛座欄外洪濤泱漭居然萬里之勢余數登閣遠眺每風日明麗見直北棠邑江浦諸山佛螺帝青隔江奔赴令來更闌月晦下視蒼茫一氣惟聞空江人語跳魚撥剌如巨人時復流螢千萬點出沒樹間而已下岩入毘盧殿殿後石壁拔地斗絕石楠生壁罅裂石而出夭矯直攫簷霤方融禪師者從終南來居此所居陸舫鳥道斜通詰屈而上數折始達北面江流如大圓鏡視觀音岩又一奇也院有盧山僧爲略說栖賢東林諸道場之勝旨院思曠戲何次道我求千戶部

尚不可得卿乃圖作，彿彿即不易作何至不可畫
劉遺民雷次宗耶歸舟剪燭記之有笛聲出江上
絡緯哀吟如相應答舟人以月出解纜東下不及
登燕磯矣



登燕子磯記

金陵古都會名山大川在封内者以數十而燕子磯以拳石得名磯在觀音門東北三面臨江削壁巉巖石筍林立觀音山蜿蜒數十里東與長山相屬至此忽突起一峰單椒秀澤旁無附麗傲睨遠山偃蹇不相下大江從西來吳頭楚尾波濤浩瀚中砥柱怒流西則大孤小孤東則潤州之金焦而磯踞金陵上游故得名尤著磯上有祠祀漢壽亭侯迤西有亭壁上石刻天空海闊四大字奇矯怪偉爲前大司馬元明湛公書按公會爲南國子祭

酒又歷官南吏禮兵三部尚書公崛起嶺南從白沙聞學覺之宗與陽明上下其說天下稱甘泉先生祠南亭三楹壁間題字叢雜不可讀獨椒山先生四絕句與文壽承書關祠頌同鐫一石其一云皪皪清光上下通風雷只在半天中太虛雲外依然靜誰道陰晴便不同讀此知先生定力匪朝夕矣折而東拾級登絕頂一亭翼然曠覽千里江山雲物樓堞烟火風帆沙鳥歷歷獻奇爭媚於眉睫之前西北烟霧迷離中一塔挺出俯臨江滸者浦口之晉王山也山以隋煬得名東眺京江西溯建

業自吳大帝以迄梁陳憑弔興亡不能一一爲詠劉
夢得潮打空城之語悃然久之時落日橫江烏桕
十餘株丹黃相錯北風颯然萬葉交墜與晚潮相
響答悽慄慘骨殆不可留題兩詩亭上而歸時康
熙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也



遊牛首山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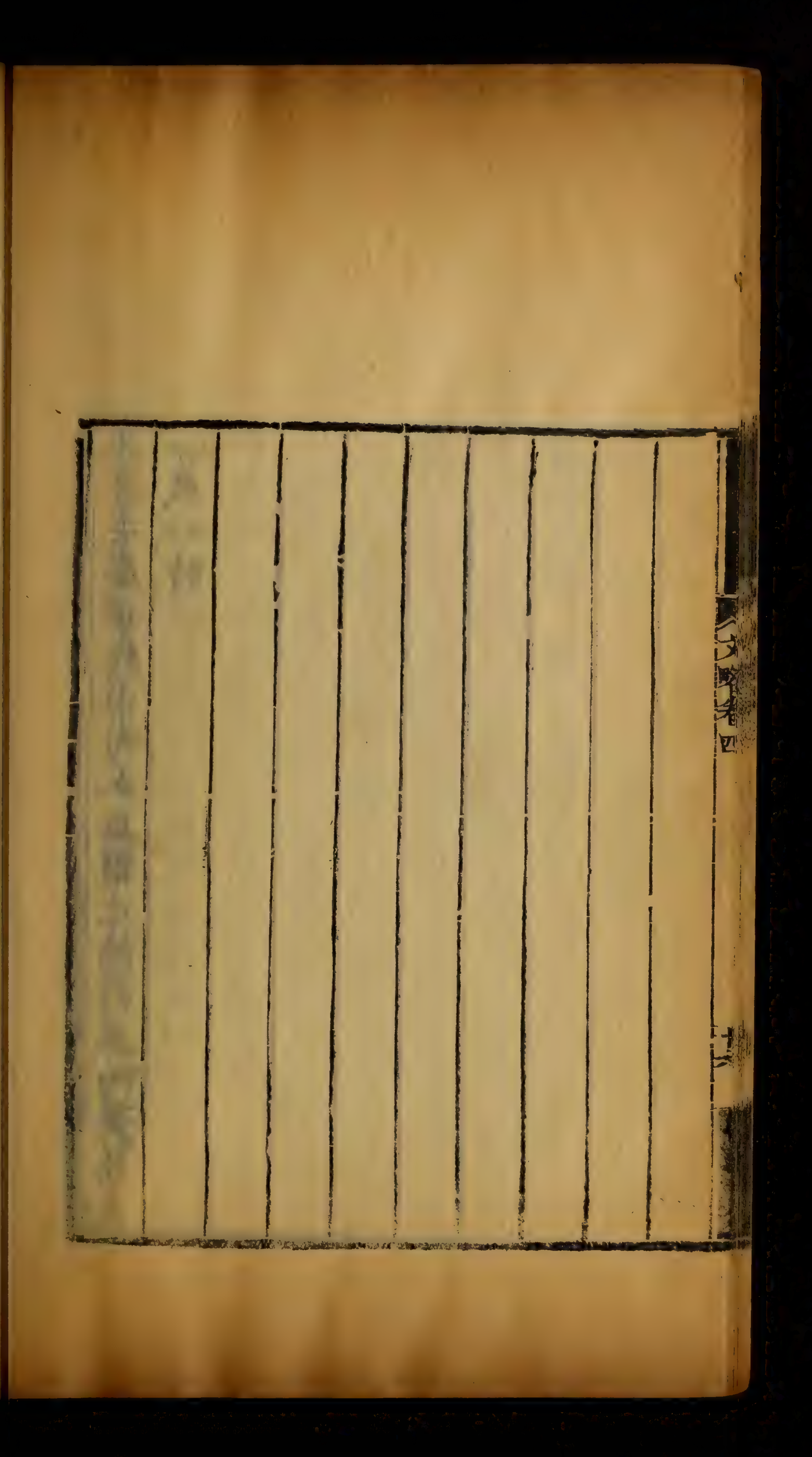
金陵名山首攝山古刹首牛頭康熙甲辰余量移禮曹乙巳五月始謝吏局稱金陵寓公布韈青鞋方自此始過方爾止青溪園居商略遊事爾止躍然欲偕行秦淮老人丁繼之年八十有一尚饒濟勝之具許爲鄉導於是按圖經計道里城以南先牛首次獻花巖次祖堂城以北先攝山次寶華山十八日曉出聚寶門由古宣陽門迤邐經韓府山至鐵心橋時宿雨初霽流水滿塘白鷺矯翼良苗懷新輿行田水聲中耳聆潺湲目玩蒼翠十許里

至牛首東麓夾道長松數千株奇石映帶宛如畫圖曳節徐步松陰中顧語爾止昔宋文帝謂蕭思話相賞有松石間意想當如是既抵寺門仰望東西兩峯儼若雙闕寺在蕭梁為佛窟寺嬾融大師始闢道場所稱牛頭宗矣歷白雲梯凡百級夾磴古松千百千雲蔽日頃京口造戰艦剪伐皆盡今所餘才兩株寺僧謂以中虛無所用故得免莊子云此木以不材終其天年語良可味入禪堂觀浮圖倒影坐一鐙樓樓為施愚山題額窗檻洞豁下臨無地南望師子山如在杯案一峯秀拔林木蓊

蔚如鏽者獻花巖也飯畢尋徑上兜率巖磴道亘
折略如白雲梯繼之先登如猨猱東峯峭絕谽谺
中斷得兜率禪院院後石壁鐫子瞻怪石供五字
憶坡公石與餅何異之語爲之一笑循磴東上即
兜率最高處憑欄遠眺大江横流山外三山錯峙
釆石天門皆在襟帶閒矣巖下坦軒爲鐵漢和尚
故居和尚楚京山人常以二獮猴自隨凡有所須
曲解其意枯坐巖竇數十年不與人接與龍眠方
學士爲方外交學士贊其畫像曰兩個獮猴杖一
根獻花石上獨稱尊怪公事事能超脫留此贓私

謨子孫入文殊洞遂登天闕兩峯中劃如巨靈斧痕王丞相所云此天闕豈煩改作者也北望金陵龍蟠虎踞一覽可盡浮圖當兩峯間僧安居爲言牛頭自融祖至慧祖禪燈不絕自浮圖建後宗風遂替由西峯觀辟支洞洞視文殊稍後外爲方塔有宋僧普莊明盛時泰仲交二記敘洞塔所自名文殊領一萬菩薩居此又爲辟支迦入定之所昔淨名方丈地能容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百千天人三萬二千師子座神通遊戲故應爾耶歸宿一鐙樓山月皎然烟鳥初定俯視下方羣動都息不知

此身去塵世幾由旬也與爾止論詩至丙夜罷去
各成一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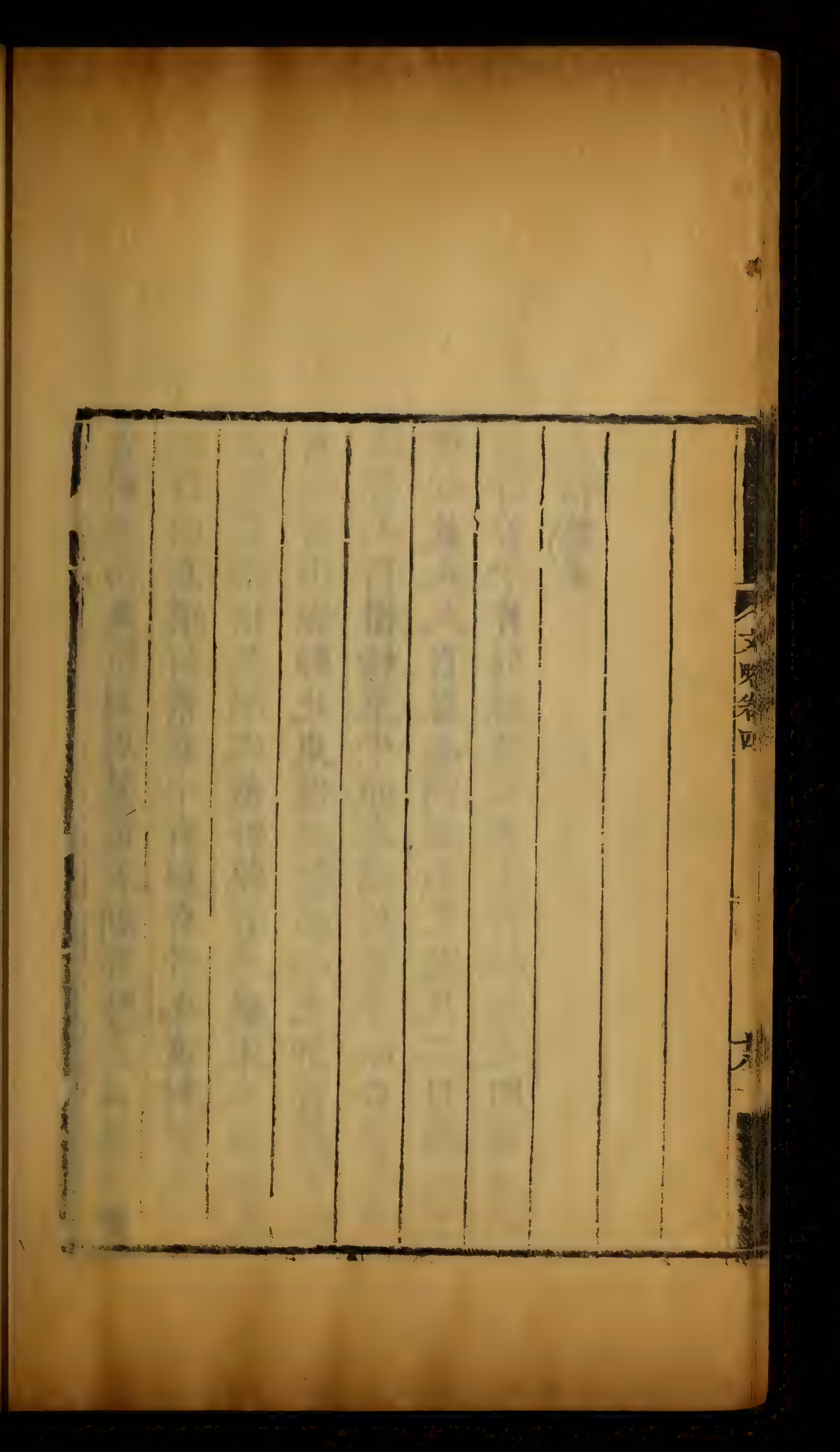


遊獻花巖祖堂記

牛首獻花巖幽棲祖堂寺枝峰蔓壑實爲一山牛首爲祖融開教道場獻花巖則百鳥銜花之所幽棲祖堂則遇四祖付囑頓教處也十九日晨由牛首遥西風嶺沿師子峯西趾登獻花巖岨崿崟崎層有登頓陟則灑懸降則心俯人行巖谷間如猿飲澗如蟻緣垤如鍾乳倒垂四覩陂塘墟落如蜂房如蓮蓏如棊道布子如織錦文迴望牛首樓閣浮圖行樹羅網莊嚴妙麗皆作金銀琉璃玻瓈硨磲種種之色東面獻花巖遥石窟南下松石藓苔

略似牛首東麓行二里許修竹中一徑如綫忽得
祖堂寺徒衆踴躍由寺後左旋而入訪石谿禪師
數日前已赴靈巖繼公之招小坐呈劍堂觀石公
詩畫標格不減寂音尊者天界浪杖人弟子也阮
司馬大鋮被廢後居此寺寺多其書蹟僧雛出所
藏甲申五月詩觀之殊多齮齕蜀洛清流之語因
訪石公禪室破扉短籬高竹萬个青光鑑人鬚眉
皆綠禮祖師洞洞內一石佛宇宛然阮司馬題云
巖花長吐天人供春草難遮佛字痕皆紀實也洞
右爲虎跑泉不溢不涸僧徒瓶甕歲取給焉寺門

近對吉山爲阮司馬墓道石湖邢昉孟貞遊此賦詩曰高墳何纍纍中有窮奇骨也遠對姑孰之橫望眞誥稱其洞穴盤紆絕宜朮藥宋人詩陶家舊宅寄山坳卽此東逕天盤嶺松毛如苔蘚衣被石骨人行樹杪至牛頭水閣始與來路合望牛首便如故人入自鳳臺門城南之遊凡二日得記二篇詩若干首別錄昔人謂牛首祖堂之間都無俗處信然矣



遊攝山記

志云攝山爲鍾阜支脉高百三十丈周迴四十里多藥草可攝生故名形圓如蓋又名繖山祖堂歸之次日稍憩桃葉渡水閣廿一日晨起天色陰霽相半爾止至遂行沿覆舟山遵元武湖堤緩步當車時湖水小涸茭蘆被渚爾止爲指點前代三法司故址依稀可辨堤盡復輿行路旁見翁仲石馬横斜田壠閒爲故中山墓道稍北爲李岐陽墓道牛羊上壠無復曩時小憩蔣侯祠覩鍾山出雲又二十里至攝山兩峯相對中外隔絕層巒疊巘凸

凹起伏晦明菴靄不一狀東北一峰卓立天外散爲三峯鬱爲精藍者棲霞寺也入寺循白蓮池觀唐高宗御撰明僧紹碑書法妍勁屬高正臣筆碑陰棲霞二大字高宗御書佛殿北廊下有江令碑署名陳侍中尚書令宣惠將軍叅掌選事菩薩戒弟子濟陽江總持書法奕奕不滅聖教按江令名總史不稱以字行而此署總持豈後人重書筆誤耶碑陰勒元祐禮部敕牒字殊飛動禪堂後爲覺浪和尚塔院和尚閩人梵行精嚴嘯峯藥地諸大師皆受記莂爾止常在姑孰與說易十日稽首稱

弟子後示寂天界衡嶽竺公奉舍利建塔此山與
隋舍利塔相望接引佛二軀昔人謂有顧虎頭筆
法與塔皆尚存試品外泉過無量殿禮石佛僧紹
大子臨沂令仲璋所造江令碑稱佛身高三丈一
尺五寸二菩薩高三丈三寸大同閒有龕頂放光
之應殿前紫竹林鬱然而秀伐其一作杖爾止銘
焉僧言自此有逕往紫峰閣若循中峯澗而上即
千佛巖路出閣右勢不可得兼予曰由千佛巖而
白雲菴而中峰譬如振裘挈領請姑舍是皆曰諾
遂鼓勇登巖巖閒鑿石為像華鬘儼然如百千萬

億化身齊文惠太子及豫章竟陵諸王所造巖上爲明月臺方廣可布茵席俯視一石如錐脫穎曰紫盆峰此即出紫峰閣之背憩松石間久之取道峰左緣中峰澗東北行試白鹿泉泉上古篆爲明臨淮侯李言恭書爾止亟稱其詩過春雨橋得一菴幽磵千仞修篁出磵底謂當是明公居處菴僧出肅客曰優曇菴也再上一牛鳴地爲白雲菴即明公故宅急從客竹中訪之幽篠灌木與優曇相埒地稍開曠可以見遠按僧紹平原人初住鬱洲弇榆山中欣玩水石預識宋德之衰不受高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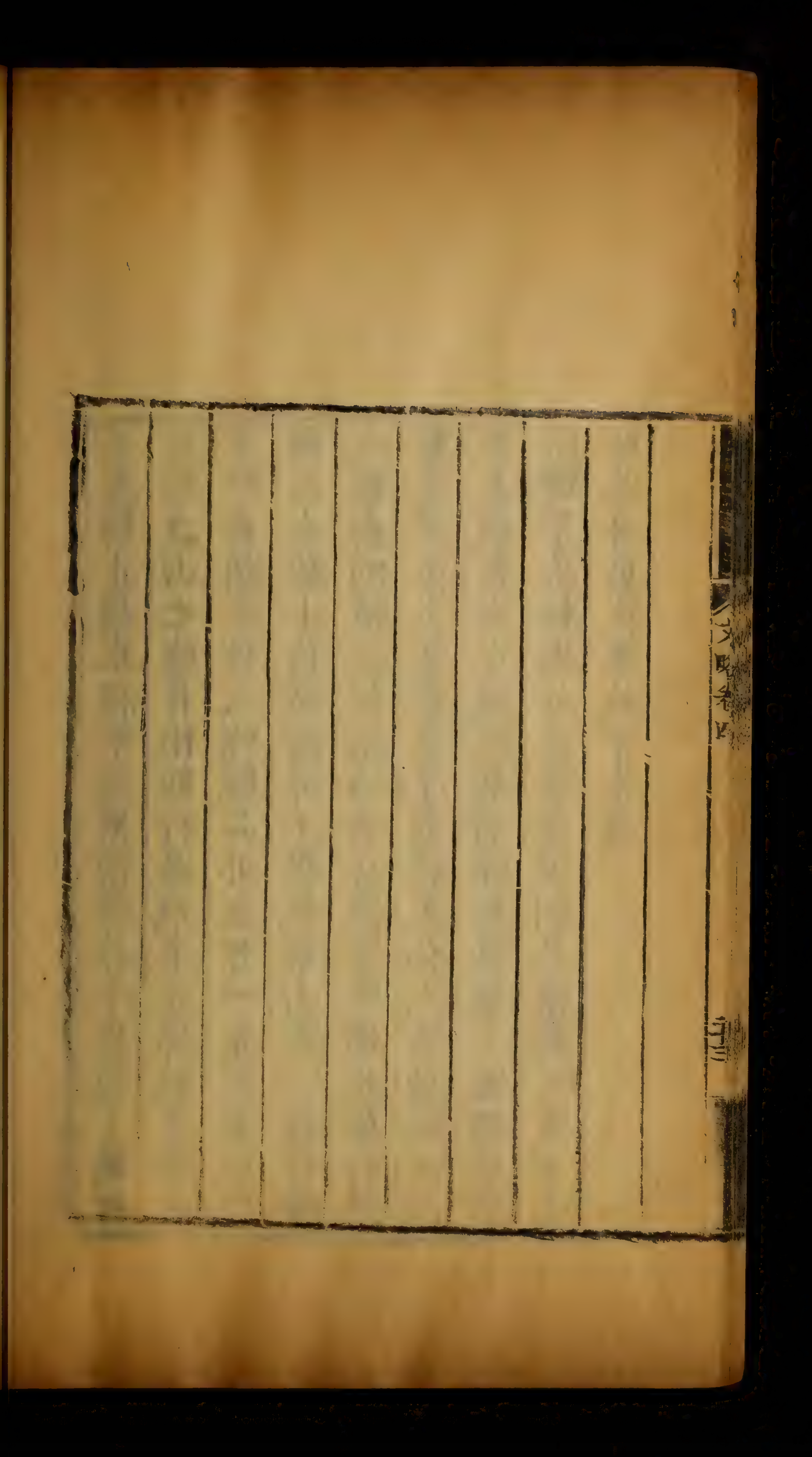
命天子目爲外臣賜鑾苑竹節杖以表高尚寰宇
間隱逸之宗一人而已乍智之居俛仰增慨裴回
移晷始去窮澗源而上一泉没荒翳中僧言白乳
泉也尚隔一溪余躍往觀之此上即中峰之脊巨
石如虎牙相錯天風吹人十步九却以手代目以
尻代足震駭躡踔不能已至石梁橋望見老鸛河
近出山趾兀朮所鑿亦名鎗河也瞰千佛巖已在
肘下遂欲乘輿窮最高峯問僧徒尚三四里會日
夕泉有倦色如嬾殘履衡嶽巨石盤旋而下峰北
得霞心禪院院僧雪幻者濟南人殷勤畱客試眞

珠泉飯般若臺堂中有明代諸名士書四十二章
經先是慧文上人自靈隱來居西澗圓通院知予
輩至遠使相迓策杖赴之逕德雲菴長溪怪石㘭
窪谺突與菴僧約今夕當攜枕簟來此聽澗中瀑
布至圓通與慧公談至夜分爾止留宿余還宿德
雲空山無更漏聞山鳥啁啾蘧然而醒窗外夜雨
蕭蕭然與竹木相亂瀑布自中峰飛下以澗爲尾
閭萬道奔注水石相齧作怒雷崩濤甲馬騰踏之
聲寒氣薄肌骨不復成寐達旦雨不止衆尼予峰
頂之行予意山之奇在登眺登眺之奇在烟雨且

竿頭進步自生畏怖山靈其謂我何顧問兜子來具爾止遂止圓通不行予發憤獨往中道遙望一峰奇石起伏如大海潮汐頃刻萬狀知爲疊浪巖惜不令吴道子李思訓輩圖之當尔尺幅間聞水聲浩洶耳天開巖尤奇地險逕狹怪石如齦齶狹甬與屐齒鬬竹木蒙翳猩鼯之跡交錯羣怖不敢進余謂伐山開道彼何人耶於是斬刜叢箐達巖上尋唐宋人題名漫漶不可識惟上元張函二詩頗佳巖下有禹碑楊公時喬昔官金陵以南嶽石刻重摹於此鸞飄鳳泊想見岣嶁石廩之奇逕造

峰頂自下方望之不謂有人忽見茅茨虎落遠在天半僧徒三四人居之梵唄鐘魚皆出雲中矣峰頂三茅君殿鍾公惺宮南祠部時所建志所謂高百三十丈者此其絕頂郭景純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何必多讓哉小霽復取道天開疊浪二巖以下顧見道左一石出籬落間覺有異急迴訪之僧云遺谷也貝巖講師昔常居此石縱丈許橫稱是苔蘚剝蝕如古鼎躍水位置天然在三峰之中憶吾友杜于皇昔游攝山愛一石名之曰霞髓此石將無是乎石傍小溪略彴通之遂過圓通別甍

公與爾止趨東澗紫峯閣雨復作小坐閣上藝僧言浮渡山之勝冒雨即行過飛來石佛院主者他出門扃鑰不得入昨觀品外泉曾一至此亦以門閉而去欲少待恐雨濘不得抵華山遂復循白蓮池觀金剛幢六朝松而去客歲造戰艦此松行就剪伐竺公上書當事㕓而獲免仙人逃劫松亦作如是觀從輿中廻望最高峯雲氣冪之雲稍解駮略辨茅茨林木如法塵影頃刻已復失之適下山時此身眞從雲族中來矣



遊寶華山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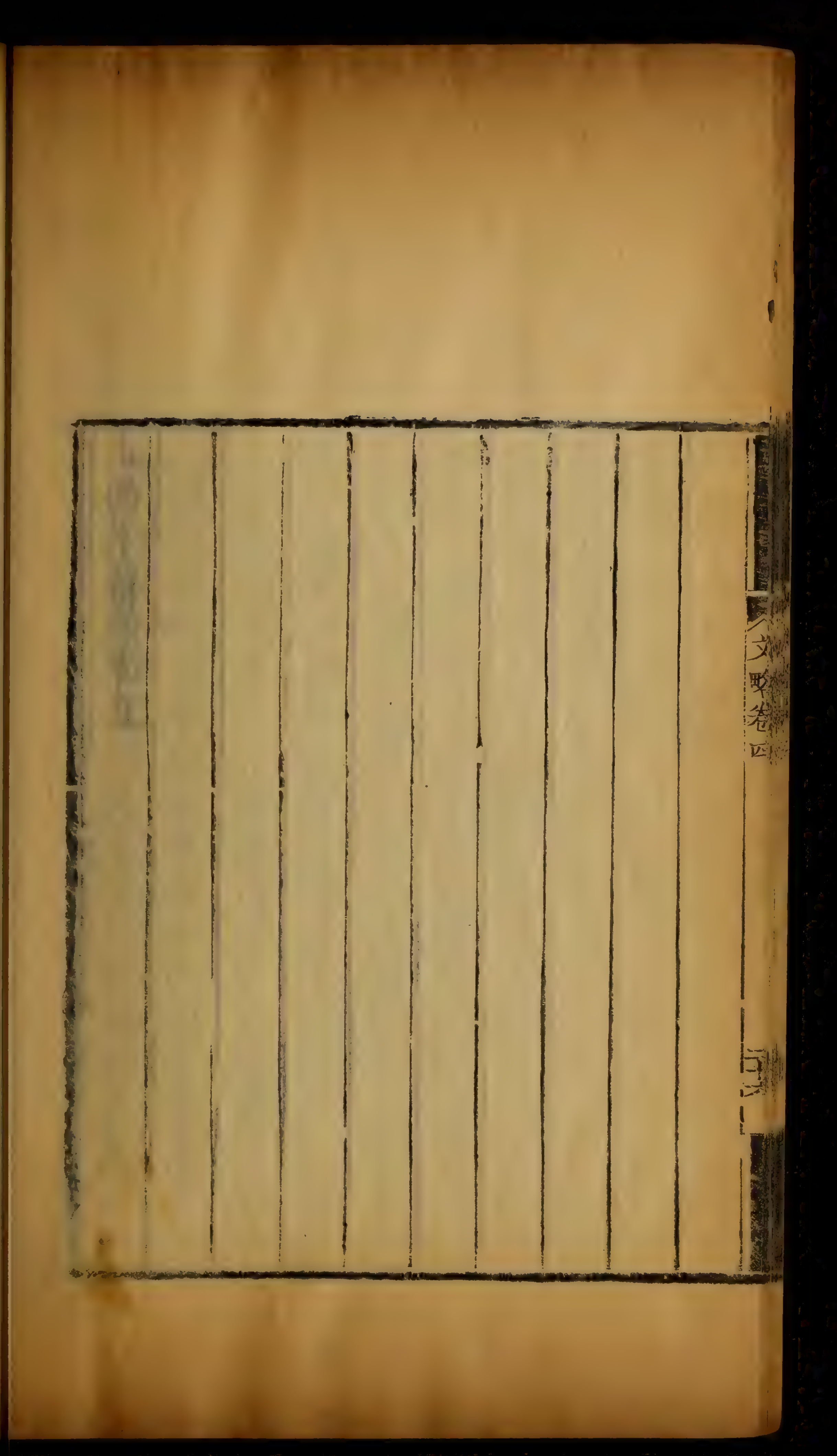
華山在句容縣北六十里一名寶華山以誌公得名也從攝山雨行萬山中山村人家多臨溪居溪水自四山而下淙淙可聽輿中得一詩云萬山堆裏看雲松曲崦幽溪復幾重為愛泉聲過林去不知烟寺遠聞鐘山徑五步一折每當折處猿鳥路絕徒御相呼詰屈行天陰雨黑風颯颯出林箐中路窮得寺數步外初不見寺也按誌公始居此山名未甚著虎狼窟之歷千餘載至明有妙峰上人者再興初地三昧律師紹鶴頭宗繼來卓錫見月

大師親承付囑寺比聞其具戒精嚴爲人天師至是始相見山中一鐙夜坐往復叩擊乃知浮屠之說與吾儒道德仁義之旨了然不殊夜宿山樓疏有凉意晨興禮佛過見公方丈謁銅殿殿高二十尺從衡各十尺四壁皆刻畫如來諸菩薩帝釋天人相窮極莊嚴萬曆中慈聖皇太后夢一山皆蓮華乃勅建銅殿於此山賜名隆昌寺并賜大藏滲金塔時建銅殿者三峩嵋五臺及此也遇西域僧與之語可辨者十三四其所敘述經歷諸國大抵與法顯佛國記略同出所持譌梵文狀如葉二寸三寸

不可諱曰阿彌陀經也戒壇在銅殿西北見公鼐掰經始時陰雨晦冥忽放大光明經時始散遂登西峰觀龍池涓然一泓出石罅間蜥蜴數十頭游泳自如見人不驚僧徒以鉢貯之形如守宮腹尾作硃色斑然有文僧言每將雨雲霧輒自池中出按山海經云龍池之山中央有池方七百里羣龍居之以此較彼何異蹄涔抱朴子記甘宗奏西域事謂外國方士能臨川禹步吹氣龍初浮出長數十丈每一吹龍輒一縮至數寸取著壺中往往賣之一龍直金數十斤乃發壺出龍著淵中復禹步

吹之更長數十丈須臾而雨四集夫龍神物也而偃然受豢如此安在其爲靈耶豈韓子所謂失其所憑依而不可者耶抑未階尺木而自混于蝘蜓者耶爾止舉白公麒麟爲脯龍爲鮓何似泥中曳尾龜之語相與三嘆峯首茶圃僧徒頗諳采焙之法既下西峰不復與見公別徑趣龍潭北風甚利榜人挂帆以待棲霞僧遠送江于與爾止相繼別去日將晡遂乘風北渡從舟中望見峰青知是攝山憶昨從峰頂頫眺所見澄江如練雲濤萬疊即今高枕聽欸乃處也漏未下已見眞州星火計爾

止尚未發龍潭焉



金山題名記

焦山幽谷金山綺豔焦山骨多金山肉多惟登妙高臺拜東坡居士像想見黃綸歌水龍吟於此今爲起舞差強人意

焦山題名記

來焦山有四快事觀返照吸江亭青山落日烟水蒼茫中居然米家父子筆意晚望月孝然祠外太虛一碧長江萬里無復微雲點綴聽晚梵聲出松杪悠然有遺世之想曉起觀海門日出始從遠林微露紅暈倏忽躍起數丈映射江水悉成明霞演漾不定瘞鶴銘在雷轟石下驚濤駭浪朝夕噴激予來遊以冬月江水方落乃得踏危石於潮汐汩沒之中披剔盡致實天幸也

北固山題名記

焦山與崑崙子別遂遵江岸獨尋北固甘露之勝登凌雲亭憩多景樓緬孫劉之雄風憶梁帝之臨遊吊海嶽淨名之故蹟江山猶可髣髴而其人已邈搔首四顧慷慨不能已

鶴林寺題名記

米元章卒後爲鶴林寺伽藍墓在黃鶴山下風氣清鬱松影嵐翠四時供養先生有潔癖此是衆香國中矣順治庚子十一月十三日

招隱寺題名記

昔人言招隱水深山秀烟霞澗毛皆不凡予以庚子仲冬月同昆崙子來遊紅葉滿山石骨刻露寒流瀟瑟登玉蕊亭上遠眺江影惝怳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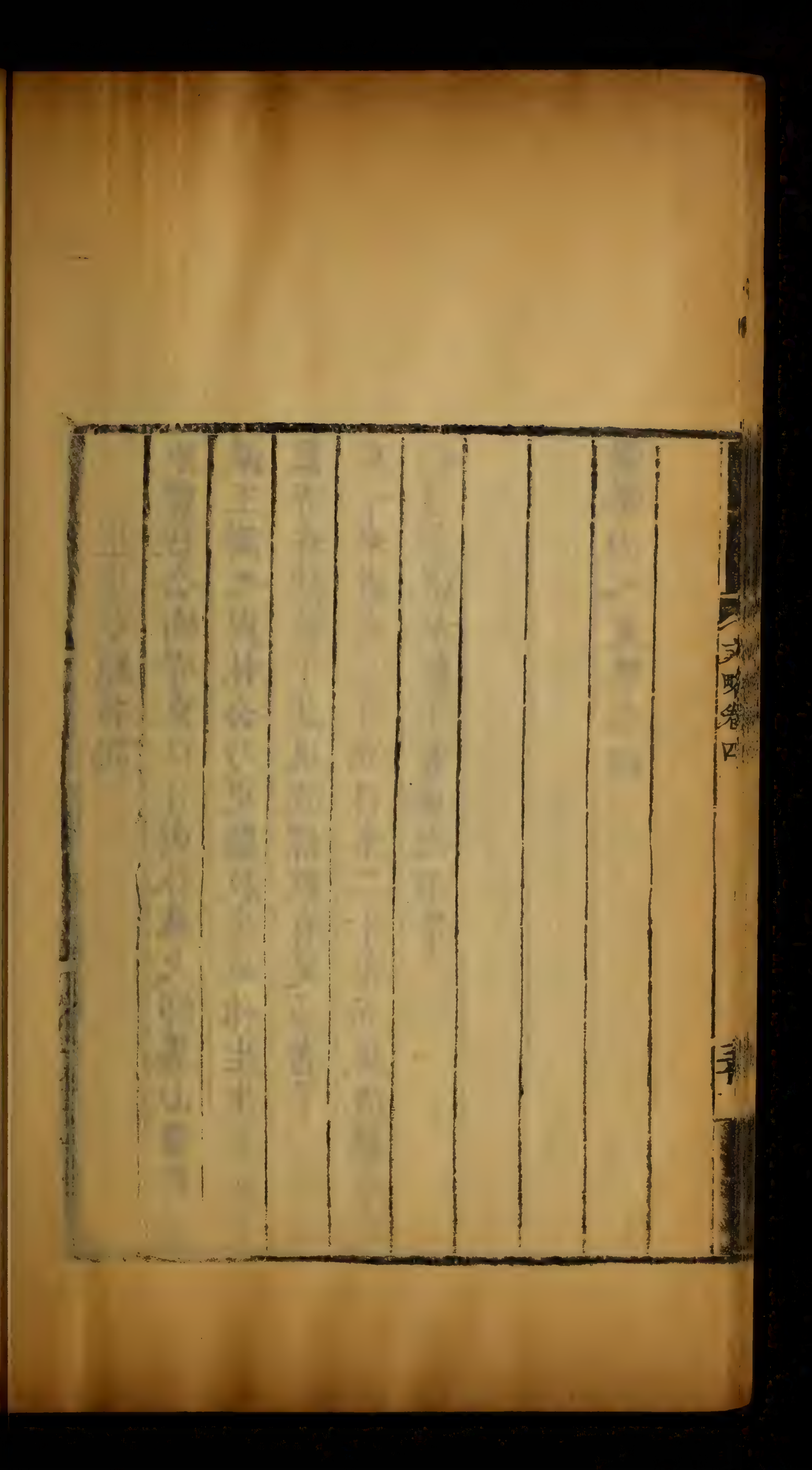
竹林寺題名記

自牯隱至竹林山路紆曲長松如畫修竹數萬竿清風拂戛上梢雲日與覺崙小憩鉗鍾室聽中上人談林公開山舊事日梭晷不能去憶唐人詩殷勤竹林寺更得幾囘過惘然自失也

生生菴題名記

永豐程公峋守京口日與林臯大師爲山澤游不減王謝之與林公乃更鑿放生池作生生菴於甘露寺春秋樓下其風流標致有足多者予以順治庚子來遊去公守潤日未二十年而風流搖落遂無復繼况於數千百世之下乎

蘗洋山人文略卷四



漁洋山人文略卷五

新城王士禛字貽上

劉孔和王遵坦傳

劉孔和字節之長山人故明大學士靑岳先生鴻訓子先生天啟中以忤璫罷崇禎元年以少詹事起田間與錢龍錫等五人同入相數爲上分別白黑甚力閹黨忌之居無何惠安伯張慶臻事起羣小媒孽竟謫戍雁門以死孔和少倜儻好談兵慕陳亮辛棄疾之爲人文章豪邁洞達詩尤奇恣崇禎末流賊自豫復入秦而

太宗兵自喜峰口墻子嶺諸路南下兩薄畿輔連破齊魯諸郡縣孔和見天下已亂散財結客陰養死士山東河北輕俠皆歸之甲申三月賊陷京師賊權將軍某據濟南郡縣皆僞署官吏孔和部勒賓客激以忠義皆涕泣距躍願殺賊爲故君報仇於是椎牛饗士起兵長白山中有衆三千人執僞縣令徇於衆誅之傳檄旁縣所禽戮僞令數人及聞天兵入關破賊孔和遂率衆南下過青州欲挾衡王俱南王不可孔和痛哭辭去抵淮駐軍黃河北是時曹州人劉澤清以東平伯開藩淮上陰忌

其強令客說之使以兵屬焉孔和貴公子性踈放謂澤清鄉里雅故屢恃舊恩狎侮澤清積不堪且稍憚其威名陰欲圖之澤清武人不知書旣貴爲藩鎮好爲詩往往詑示坐客一日高會酒酣出詩示客次至孔和孔和擲不視大言曰國家舉淮東千里付足下今敵騎旦暮飲江淮未聞北向發一矢而沾沾言詩詩卽工何益國事况不必工耶澤清被酒大恚推案起一座震慴不知所爲孔和不爲動拂衣徐出澤清益不平立遣壯士二十輩追及舟中拉殺之一軍大譁散歸孔和時年三十一

已而金陵命下以爲副總兵官則孔和死三日矣孔和長八尺面目如刻畫雙目烱烱射人如電望之類羽人劍客平居好論天下大計感激憤發鬚髯怒張嘗賦詩云并無殺者黃江夏豈有食之嚴鄭公後竟死澤清手蓋讖云所著日損堂詩集練要堂文集各若干卷多可傳

王遵坦益都人太僕少卿瀠之子長身少鬚眉狀類寺人跌宕負奇好飲酒擊劍父瀠失勢家居無日不飲酒叔父袞才而數奇亦跅弛放於酒每飲酒輒呼遵坦與俱各盡數石酒酣相與賦詩大歌

呼爲樂客至輒不得通顧獨與孔和交善遵遷[illegible]
業在家桑谷山水幽奇數與孔和遊止賦詩或畀
人促膝畫地語終日人莫測也王贈劉詩曰驢脊
如柴少驕勤小挫風期非我曹劉亦贈王云何似
冉家好兄弟同心畫出釣魚山齊人皆目笑之以
爲狂生南渡後遵坦爲總兵官亦隷劉澤清孔和
死遵坦懼禍及跳身北走至京師上書獲錄用
肅王入蜀以遵坦從既定川北卽署遵坦都御史
巡撫四川尋病死保寧
論曰陳同父有言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

故述龍可趙九齡事至潛溪先生著秦士錄豪宕感激至今想見其人明之末造海內罹兵革者數十年深山大澤豪傑不乏如孔和遵坦輩不有陳孫之紀述烏能自見於後世哉

任民育楊定國傳

任民育字厚生濟寧州人居泗水上家世業農民育始讀書爲儒年二十六補諸生中天啟甲子解試民育雖書生居嘗倜儻好奇計崇禎戊寅墻子路之警總河侍郎周鼎北援臨淸以運判馮元飈署濟寧道事城守雅知民育引參軍事會闖人高起潛軍至所部丁志祥縱兵大掠元飈捕斬數人起潛大恚責取濟寧不用援兵狀元飈以問民育決計與之濟寧以安壬午天兵再下山東及濟寧民育城守益力遂去而攻兗當路知民育有將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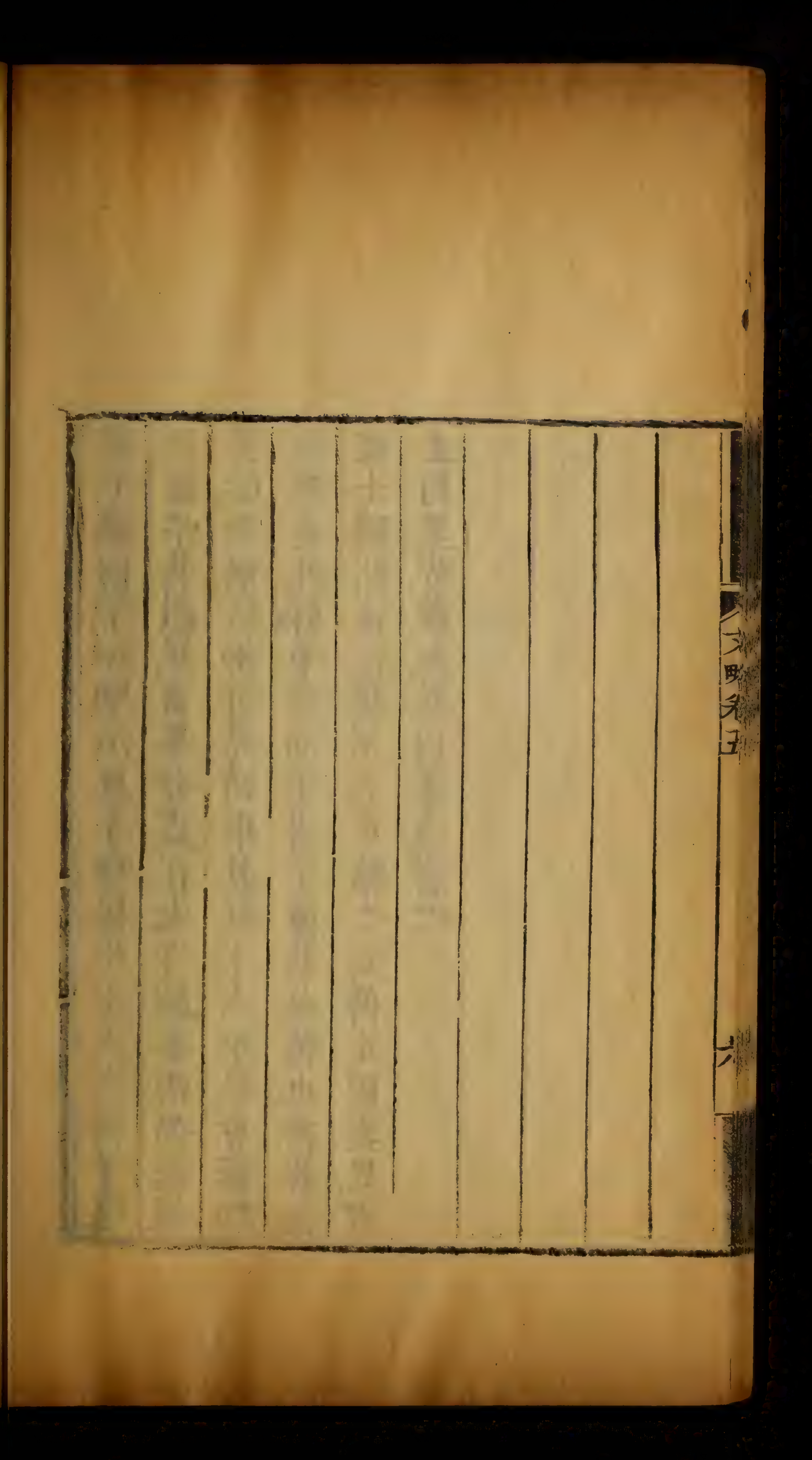
才於是淮撫史可法以通州請保撫徐標以監軍
請吏部甚之授潁州知州潁數被兵民多保聚人
自爲守民育至更團結部署身任師帥兵事之隙
問民疾苦三月潁大治甲申流寇犯闕鳳督馬士
英南奔民育輿櫬於庭集衆誓死守金陵建國史
可法以閣部督師揚州乃舉民育知府事未幾高
傑黃得功爭揚州戰於城外軍中失得功可法將
以黃蜚乙邦才兵攻傑民育力言不可乃止翌日
知得功間道歸營其能斷大事皆此類也傑爲許
定國所殺麾下自河南棄歸願隸督府可法不納

民育言得此勁旅外可以拒敵內可以制西鎭[illegible]之便弗聽亡何天兵大至民育乘城守禦日夜警嚴而可法守舊城衛消文守新城事權不一會天雨城圮遂入之民育緋衣坐堂皇天兵至諭降民育不可飲刃死揚人聞之皆泣下先一日星隕於署櫪馬皆驚民育自分必死散遣諸妾惟寡女適劉氏者與一女畱署中至是俱縊死幕客陳美倶聞道等五人皆從死妾姚氏本揚人投水死三子鍾華鍾蘭鍾崧走匿民間得免

楊定國亦濟寧人遠祖浩成化中爲太學生會帝

幸佛寺浩遮道上書諫帝嘉納卽爲回輦由是名
聞天下歷官至都御史定國少補州學生甲申
本朝定鼎以戶部侍郞王鰲永招撫山東檄至濟
寧士大夫議歸附定國棄其家附舟南下趣金陵
依故濟守王孫蕃孫蕃是時爲御史用事未幾孫
蕃出按江西寄家杭州定國從之杭金陵不守天
兵徇浙西潞王迎降魯王監國於越畫江而守定
國杖策渡江上謁授行人司行人未幾江上師潰
定國一夕呼酒痛飲闔戶雉經以死貧不能歸葬
其子某殯於僧寺

王士禎曰予以順治庚子理揚州士大夫爲予道
民育事甚烈民育畢命處在太守廳事西偏血漬
碧陰雨猶彷彿可見時距其死十六年矣會修郡
誌民育死節事略而不書予懼其無傳也得楊諭
德士聰所述任揚州始末略之爲傳定國與民育
生同里先後死義因牽連書之



少司徒焦公傳

公諱毓瑞字輯五別字石虹姓焦氏其先褒城人始祖成永樂中徙章丘之清平鄉大王父琩贈都御史王父馨萬曆辛丑進士巡撫寧夏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卒贈工部左侍郎考日芬建昌府推官贈太僕寺卿妣張贈夫人初中丞公爲大名監司公生於官舍幼不好嬉戲動中規矩讀書目十行下章丘令南皮湯君號知人一見器之曰公輔材也順治丙戌秋復行鄉試舉東省明年丁亥舉禮部己丑釋褐改國史院庶吉士辛卯授廣東道監

察御史壬辰奉　命巡視京通二倉爬梳夙弊奸
胥絫息
世祖章皇帝駐蹕通州公朝行在特賜貂裘蟒服
故事非閣部大臣不得賜蓋異數云癸巳被　命
巡按宣大兼理學政雲中當姜瓖畔逆之後人心
駹駹公至招流亢嚴保甲課農桑葺學校勤考課
修城浚池存問孤寡邊人誦之未及瓜而撤差之
吉下士民泣送者百里不絕丙申巡視河東鹽
政舊例每包以鹽二百斤為率踰額罪及商賈公
為酌定成規不羸不縮商民便之在事一歲苟且

不行歸裝惟襆被圖書而已尋宅父憂庚子補雲
南道御史辛丑
今上御極遂掌河南道事癸卯內陞公在臺首尾
十三年凡所建白務存國體不谿刻近名不黨同
伐異然邪正是非之介持之毅然亡所鯁避
上以是信公孤立無黨援其受知　兩朝蓋以此
需次歸侍太夫人子舍凡八年而太夫人歿癸丑
起田間用新例借補廣西道御史尋陞太常寺少
卿進通政使司左通政甲寅進太僕寺卿戊午進
太常寺卿己未進通政使司通政使會京察一日

奏事畢

上名公至御座側親詢屬員甲乙次第公奏對稱

旨

上壽顔顧閣臣曰焦某敷奏詳明可稱老成練達

自是受知益深未幾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尋進

刑部右侍郎矜慎庶獄每九卿會議朝堂公言必

盡終無所依違太湖縣民因事行財法司擬以授

受同科律應死公獨曰受者百二十金乃爲滿貫

以授者分計三人各四十金法止杖耳律云皆計

所得是其證也奏請得末減遂爲定例　皇陵[illegible]

栢人三十三人賂部胥七百金法司擬滿貫律議
死公援前例力爭亦得末減山東饑高苑民十三
人持囊橐向大姓索糧有司以盜論傳大辟公謂
是不過饑民冀緩須臾之死囊橐豈兵仗耶左都
御史蔚州魏公是公議竟從寬典先是官司寇者
端毅龔公之博大端恪姚公之縝密為朝論所推
時以公為無愧 奉 特旨調兵部右侍郎知貢舉
轉左侍郎淮安有商三十三人舟自廟灣趨膠州
遇颶風引至朝鮮執送京師議者謂犯禁通海應
下西曹其人辨言有官給照票墮水失去公議行

查淮安將弁有無給照事立辨竟送法司罪難釋
矣已而巡撫咨覆實給照事遂得白其所平反率
此類也秋　賜宴西苑頒賚表裏菱藕其冬雲南
平壬戌上元　賜宴乾清宮
上手金卮賜酒　詔賦栢梁體詩公有天河洗甲
通鑾鄉之句二月奉　命告祭太昊諸陵癸亥上
元復　賜宴乾清宮賜綵緞滇馬甲子戶部侍郎
缺
上特諭吏部焦其操守可嘉可戶部公自司寇移
佐司馬自司馬移佐司徒皆出　特簡廷臣亡與

比然食少事多未幾而病作予在成均日嘗從容
爲公言山居甚適公以方在中樞兵事旁午不敢
輙引退旣屢被知遇程書衡石日夕況疾益不敢
言浣沐以死勤事未及遂初非公志也公外和中
介人不可得而親疎廷議侃侃視首鼠持兩端者
若將浼焉諸公卿或有異同卒折而從公則公至
誠有以感之也使公無死且晚且柄用然淸白聞
於
主上至誠信於同列其用雖未究亦可以無憾矣
公居家孝友爲德於鄉黨宗族甚衆不具論論其

立朝之大者

論曰漢郭躬陳寵皆世習律令爲法名家躬斷秦彭之獄寵罷鉆鑽之刑其慶延於世有以也焦公儒者法家非所好然觀廷議數大獄務依矜恕不力求其生不已雖陳郭何加焉今國家重經術繇文法公又以德望結　主知方佐致太平而天不憖遺忽焉以歿惜哉

馬文毅公傳

公諱雄鎭字錫蕃一字坦公其先登州蓬萊人始祖英占籍遼陽左衞曾祖重德太平府通判有惠政建祠赭山祖與進考鳴珮總督江南江西兵部尚書爲開國名臣事具國史妣孟氏誥封夫人公以從龍大臣子順治中起家工部副理事官營造孝陵遷宗人府啟心郎以貲望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進內國史院學士上才之以爲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未行改撫廣西

陛辭　賜　御服以示優異時粤西多盜賊王道
榜等寇左江妖僧某僞挾明宗亂右江莫扶化等
連諸猺獞躪平梧諸郡所在驛騷公至粤宣布
朝廷威德勦撫兼用不數月殲其渠魁餘悉解散
於是請復有司邊俸省兵糧腳價除採買之累民
者疏上皆報可未幾而吳三桂之變起先是定南
孔壯武王鎮廣西死李定國之難以其壻孫延齡
爲將軍代領其衆癸丑春都統王永年與延齡訐
奏朝議遣大臣往勘至是滇南作逆粤西震動延
齡遂殺永年及孟一茂等三十餘人受僞命發兵

反逼巡撫以下更服制繳符篆公具衣冠望
再拜闔戶自經不死顧謂子世濟曰賊勢雖深人
心尚固脫得一旅疾攻其外從中策應破賊如發
蒙振落耳三月遣世濟間道詣　闕請兵陳賊可
破狀六月繼遣其客朱昉以孫國楨賫表潛行赴
京師又遣其客李子燮以次子世永行延齡覺之
恚勒兵脅公公引佩刀自刭不殊賊囚之別室公
絕食數日又不死而三桂遣使命馳僞書以高爵
啗公使降公裂書抵地不視幽縶者凡四年會延
齡與三桂貳又與叛帥馬雄數治兵相攻丁巳十

月三桂僞將軍吳世琮師師克桂林殺延齡遂以
兵收公旣至其營箕踞大罵鬚髯怒張世琮責其
不降公叱曰吾爲
天子守玆土義死封疆所不卽死者欲手殲逆賊
上報君父耳今討賊志不遂死自吾分毋多言世
琮退令諸帥迭遊說更進酒食公推案罵愈厲世
琮發怒先殺公幼子世洪世泰遂及公其僕九人
皆從死公旣死賊暴其尸烏金舖田野中四十日
顏色如生有趙天元者亦僞將軍也收瘞桂林之
廣福寺夫人李聞難與妾顧氏劉氏二女某某世

濟妻董氏妾苗氏皆自經死妻[illegible]氏等以飢餓前死者又十九人事聞

上震悼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賜謚文毅以世濟爲大理少卿

王士禎曰今之巡撫與唐之節度觀察使專權相埒國初以來皆握兵柄後乃稍變易其制一旦有事輒束手而聽命於人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者也以文毅公之才略忠義激發使得戲下一旅叛將怱卒必有所忌憚而不敢動縱其跋扈而使義執言以討不庭鼠子輩豈足道哉旣專權不屬

卒以忠烈自見妻妾子女下逮僕隷從死如歸嗚

呼偉矣然公之殁也贈官予謚祭葬皆踰常格乃

御書其神道之碑傳云死王事者加二等公之遇

國恩厚矣又何憾哉

孝靖顏先生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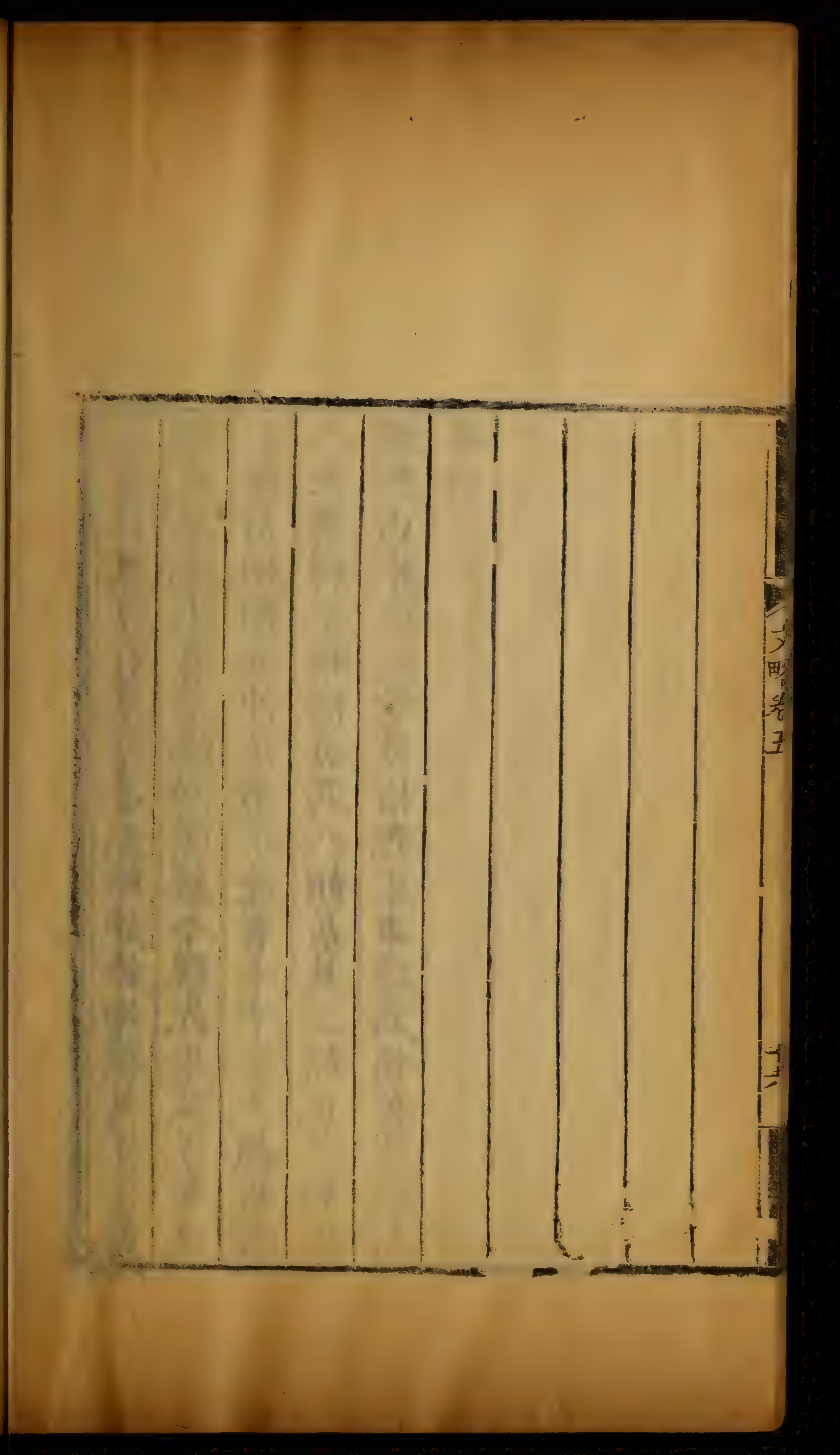
先生諱伯璟士瑩其字復聖六十六代孫世居曲阜父胤紹明崇禎辛未進士歷官河間府知府有子三人先生其長也次伯玠次伯珣先生生有異稟狀貌偉麗讀書不屑章句談古人忠孝事輒感激奮發河間公令鳳陽令江都令邯鄲每以先生從時天下已亂軍書旁午郡縣吏日不暇給先生侍其父凡所區畫多中機宜河間公以守邯鄲功累遷知河間府會王師入關薄畿輔河間孤城無援公衣冠北嚮再拜集家人一室中而自登陴力

守城破急趨歸署闔門舉火自焚死時先生獨與
仲弟伯玠居兗郡道阻不相聞未幾兗亦陷先生
方與弟乘城守禦兵入守者皆潰先生體肥行不
得疾伯玠掖以行先生麾之曰吾父在河間存亡
不可知汝當速去兄弟併命於此無益也伯玠持
兄泣先生紿使他顧遽自埤堄閒躍下伯玠遂死
亂兵先生左足傷爲邏所得以見其帥訝其狀非
常人又詢知家世遽延之坐而先生念河間公日
夜泣帥問知狀曰兗州破時河間陷一月矣先生
痛哭投地絕復甦告於帥曰吾父素矢忠節義無

苟全我幸遇公得不死曷縱我去俾收骸骨言已
復絕於地帥憐而許之因間道入曲阜城已遂匍
匐赴河間當是時先生室朱宜人被創甚二稚子
方患痘毅然弗顧也兵火充斥或竟日無所得食
道遇盜賊數十百輩慷慨與語聲淚俱發賊輒感
動引去達河間求父遺骸哭踊盡禮觀者莫不泣
下當河間公自焚時僕呂有年者負幼子伯珣出
走有年道中流矢死伯珣竄民間至是先生攜與
俱歸會稽倪文正公赴名入都過河間爲設祭且
曰父忠子孝吾師也河間公辛未舉禮部實出文

正之門其爲所推重如是先生自鼎革後絕意仕
進暇輒讀書鼓琴閒亦爲詩痛弟伯玠之死與伯
珣尤友愛同居三十載無間言教子以忠孝大義
子六人皆有所成就長光猷康熙癸丑進士今爲
翰林院編修次光敏康熙丁未進士今爲吏部稽
勳司主事以　覃恩封先生如光敏官先生歿鄉
人思之私謚孝靖先生
論曰漢東陽顏烏有孝行致羣烏銜鼓之祥因立
縣曰烏傷歷代或稱烏孝或稱義烏皆以孝子得
名唐天寶河北之亂常山忠節公死之子泉明負

父骨於東京行求宗屬先姑姊妹而獲莫子于舊讀史至此未嘗不流涕嗟慕今觀先生父子蹟其行事何相類也仲尼弟子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人焉韓子稱儒分為八顏居其二顏氏之於忠孝所由來遠矣乎故拾先生事蹟為傳使史氏有考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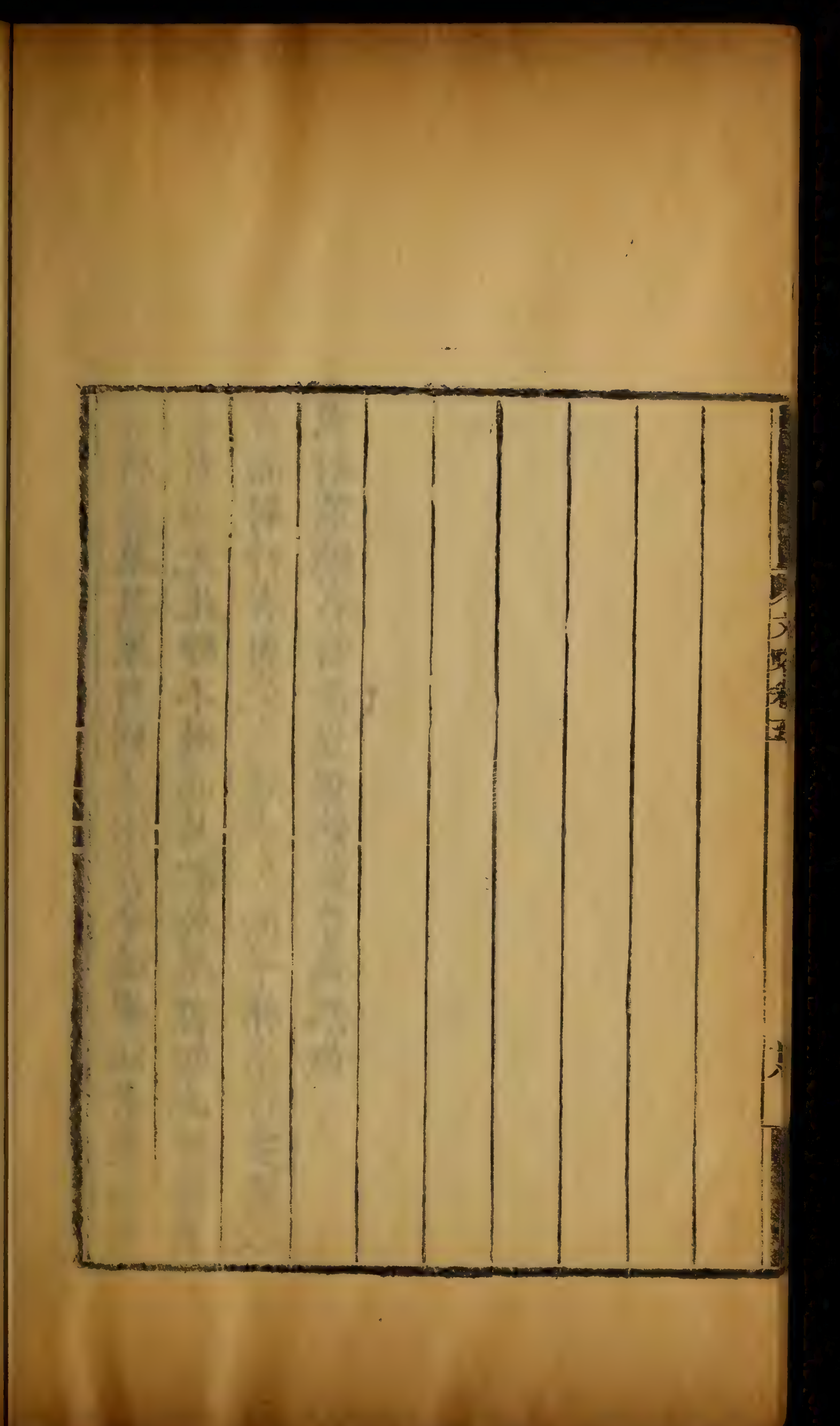
田裕所先生傳

先生諱實栗字裕所姓田氏世爲德州人祖三省嘉靖癸丑以甲科起家爲戸部雲南司主事推蜀以廉介聞人稱中泉先生父高諸生讀書不問家人產家中落故先生少而食貧先生幼至孝遭內外艱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家卽貧葬祭一準古禮與弟實畝友愛常負以行及長終身無閒言人以爲難補博士弟子講學鄉塾從遊日衆往往取制科以去而先生終不遇性素嚴重毎旦起正襟危坐子姪臧獲皆屛息庭以內聞讀書聲不聞婦人

語案置曆書日較行事得失以黑白圈識其上老而不衰實畝善治生貲稍饒裕然出入問遺悉稟命先生毋敢擅也先生有子曰纘宗緒宗孫曰書曰雯曰霈曰霖歲時飲酒一堂三世獻酬沃洗雍雍如也春秋上冢畢集子姓序昭穆坐松栢陰下述祖德話農桑終身如一日教子孫讀書尤有法度至今德人稱家法者必以田氏爲首卒年六十有九

論曰漢景帝時人臣尊寵無過石氏號萬石君史稱其孝謹聞郡國齊魯諸儒質行所不及慶爲齊

相齊國慕其家行國大治古今論家法者無如萬石君田先生雖不遇而其教於家者如此所謂不言而躬行者與先生歿未久而子緒宗孫雯霈以次射策顯名當世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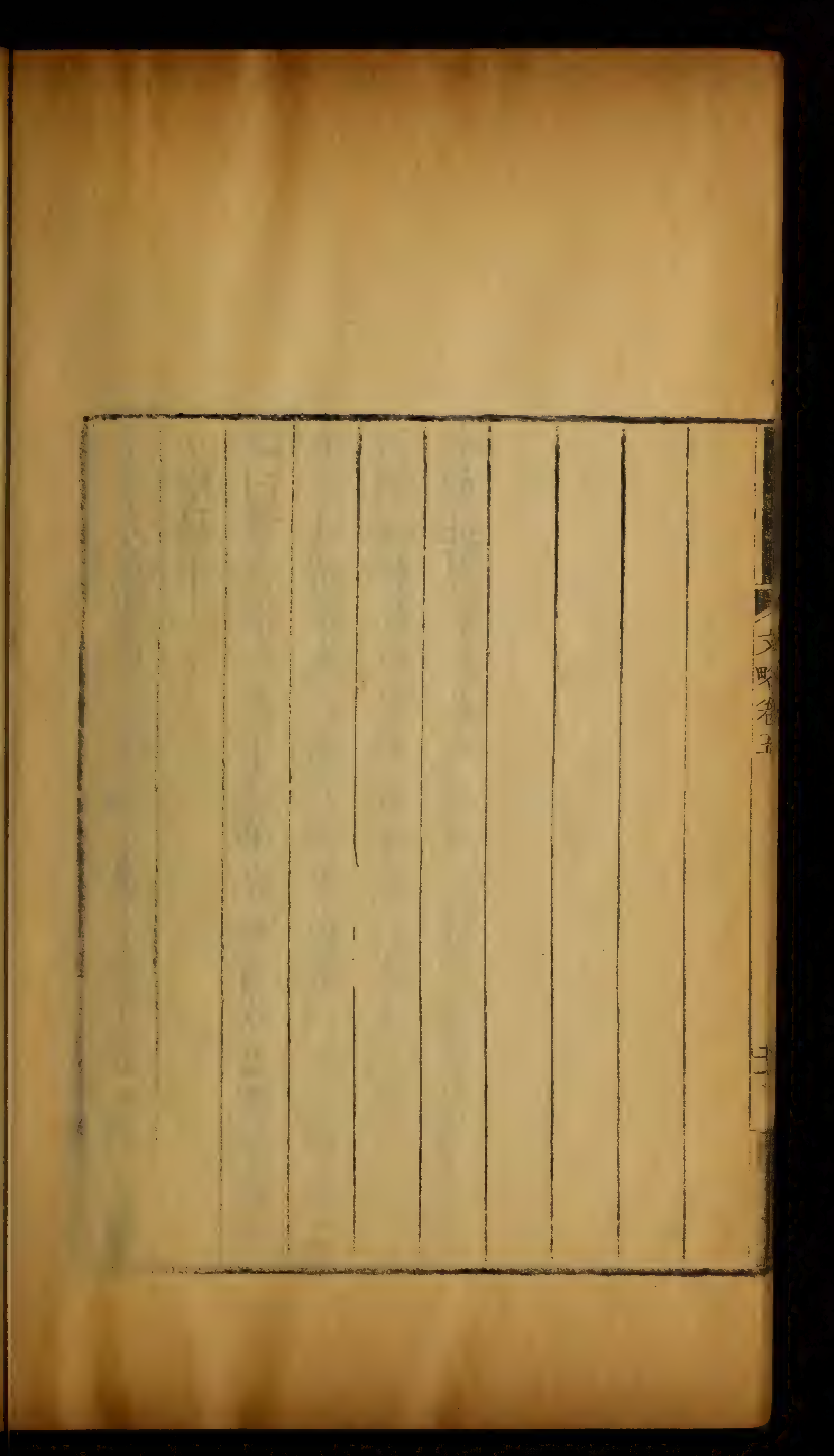


范先生傳

先生姓范氏諱可裕字景衛其先系出宋叅知文正公後元末有通一者避兵自吳郡徙如臯數傳至秉倫公某爲理學名儒生樂菴公某樂菴公生瀛洲公某早卒孺人叢以節著撫子自魯公某由孤童至成立以太學生官全茗州州判即先生考也先生天性孝友全茗公奉叢太孺人之官西粵會太孺人卒官舍先生自淮南往迎閒關萬里泣禱於神一夕夢度石梁喬梓成林覺而心動卓午見有順流揚帆來渚風駛舟疾倏忽東逝心益動

急令長年回帆追及之果全著公舟也父子抱持相泣人以爲孝感全著公歸未幾捐賓客先生哀踊幾不勝喪服除應崇禎元年選貢奉母顧孺人色養遂不欲仕友于諸兄弟怡怡如也兄文學某以无妄見虐邑令非賄不可解先生妻盧宜人久病牀簀私儲三百緡備後事先生急取以救兄得免其內行醇備皆此類先生有子端知儀封縣以治行遷兖州府河防同知擢戶部郎奉庭訓惟謹晩年仿文正公義莊之制族姓千指皆計口授食凡十七年不倦益贐䘏里黨以婚喪緩急告者無

不應亦無德色也年八十又七卒子五人端秉宣
立雍孫十七人
論曰書言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吾觀范先生
生平可謂孝友人矣戶部君歷歷內外為政寬而
有制以幹局稱於時先生躬行孝友以施及其子
者如此是亦先生之政也文正忠宣之流風遠矣



張處士傳

張處士霖者字杏藹世爲新城東南杜柯村人處士居張店鎭之東偏有田數十畝闢園一區種松百頭其南築小臺東望花鐵馬公諸山其北有亭有池緑葵紅蓼早韭晩菘取給有餘處士生萬曆中時海內無事不樂仕宦獨喜賦詩飲酒以善釀聞鄉里歲所收秔稻租賦外盡以供釀中更世變益屏跡逃俗褒衣博帶婆娑田野以終其身始予過野寺見處士題壁詩異之康熙甲寅過訪其園居處士聞予至欣然倒屣出坐予池上指松謂予

曰是皆老夫手種今五十年矣時處士年已八十意氣蓬勃引滿勸客如少壯人自言生平不入城市不謁官府歲正月則畢納一年之賦稅於官故胥吏追呼未嘗及門今老矣旦暮且死死則遺令子孫以布衣斂卽日納壙中不棺槨不封樹少讀漢史慕楊王孫之爲人願以末路師法其萬一其言曠達類有道者明年予遊京師賦二詩寄之乙丑歲予奉　朝命祭告南海事竣過里處士已前歿治命如其言嗚呼可謂達生也已

論曰余讀班史楊王孫傳未嘗不歎息徘徊追慕

願爲執鞭其答祁侯書所言終化反眞蓋深有得於莊生之旨者處士嘐嘐然乃能追蹤千載之上遐哉邈矣故著其梗槩爲傳葛溝之誚通人諒焉



張先生傳

張心勿先生諱四箴世爲新城人居縣北之新橋先生美鬚眉善談笑讀書好持論不苟雷同弱冠補濟南府學生員爲文挾奇氣不屑齷齪程試之習以故數絀有司殊自得也居常不問家人生產苗茨數椽北瀕孝水編枳爲籬雜植花樹修竹每闢戶臨流嘯詠終日或并日而食晏如也生當有明末造知天下且亂獨好兵策奮髯搤掔輒思請纓自效彼堅執鋭得一當以報國鼎革之初濟南以東羣盜蠭起率假義兵爲名競欲致先生先生

心知其非深自避匿曰列郡滔滔誰爲霸府便當被髮入山詎與小兒曹共槽櫪耶遂棄諸生孺人稚子力耕雜作無復用世意矣時爲歌詩亦緣手散去先生性孝友侍親疾居喪皆盡禮兄某爲藩掾死戊寅濟南之變先生徒步二百里崎嶇畏途自負骸骨以歸里人義之康熙甲辰春無疾而逝會葬者千人皆哭失聲所存濯足軒詩集一卷

論曰張先生非忘世者居常談兵好奇計當草昧風塵之際鄉里小兒爭竊名號以先生爲智囊非見幾而作能免弋者之慕乎先生論史右張魏公

予謂魏公逐李忠定而黨汪黃與趙忠簡異而[illegible]引奸檜宋之不競[illegible]浚有罪焉至於曲端之死實平苻離之敗猶其小者耳安得起先生九原而極論之

漁洋山人文略卷五

